第十六章 转折之年

德·贝尔尼夫人逝世是巴尔扎克生活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夫人教育了他，保护了他，教他如何爱，如何自信，这位“永久的恋人”,真正的母亲，不复存在，不能再保护他，庇荫他，鼓励他。尽管巴尔扎克有遥远的情人在乌克兰，有近处的情人在香榭丽舍，在他的人生中，他可是孤零零地孑然一身，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随着情人的死去，有点新的东西在他身上胜醒。这个生命力过于旺盛，生性乐观，笃信自我的人从来也不曾知道的一种感情：恐惧，一种神秘莫测、无法解释、多重含义的恐惧，唯恐他的力量不足以完成他开始从事的这一浩瀚无垠的工程，唯恐过早力竭身亡，唯恐因为工作而耽误了真正的生活。巴尔扎克反躬自问，我把我的人生变成了什么东西?它应该变成什么?他揽镜自照：灰白的头发，整整一缕，鬃毛般浓密的发丝，已经大为稀疏；这是忧心忡忡，每天搏斗，拼命赶写，一部又一部、一篇又一篇造成的结果，面颊泛黄，浮肿，下巴重叠，身躯发胖：这是垂着窗帘、无休无止伏案工作的结果。在这自己设置的监狱里，度过的一周复一周的时光，没有空气，没有运动，没有自由，一晃十七年，一天天一月月，写完了上万张、十万张稿纸，修改了五万张校样，一本书又一本书地写，完成了什么?完成得不够，或者至少他嫌不够。《人间喜剧》这部作品，应该像法国的教堂那样气势宏伟，宽阔壮观，才只建造了几根廊柱，屋顶，那覆盖一切的屋顶还没安上，那应该高耸入云的尖塔还一个都没有矗立起来!他能完成这部作品吗?这些年来，巴尔扎克消耗自己精力拼命强行开工进行建造的工程不会对他进行报复?他已经有两三次听见这台运转得过热的机器发出轻微的威胁性的嘎嘎声，突然出现晕眩的感觉，骤然间疲惫不堪，像死人一样沉沉睡去。

243

常年无限制地滥用提神的黑咖啡，激起胃部痉挛。是不是该适可而止，像别人一样地生活，休息、享受，而不是这样不顾死活地创作，不断创作，老是呕心沥血地写作，永远挖空心思地创作，而其他人呢，那些幸福生活的人无忧无虑地接受生活的赐予，生活的馈赠?谁曾感谢过他这样疯狂地自我牺牲，这样狂热地放弃享受，除了那位逝去的恋人?谁把这项工作交给他?这项工作带来一点荣誉，甚至许多荣誉，但是也带来多少仇恨，多少妒忌，多少令人厌恶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没有带给他最重要、最本质、最渴求的东西：自由、独立。身负十万法郎的债务，他在七年前重新开始，一个顶十，一个顶二十地工作，剥夺了自己的睡眠，耗尽了自己的精力。他写了三十部长篇小说，现在这负担消除了吗?没有，负担甚至加了一倍。他每天又都得为报纸、为出版商卖命，登上旋转楼梯，爬到六层楼去找高利贷者，像个小偷似地在法院执行者面前哆嗦不止。干吗写作，干吗这样写作，既然写作并不能得

到自由?活到第三十七个年头，活到这转折之年，巴尔扎克才认识到，他活的方法不对。因为他享受太少，整个人生都出卖给了写作，而写作并没有实现他热切期盼的愿望。

换个法子生活!一个内在的声音现在提醒他催逼他；不要让女人在远处对他情意缠绵，而要享受她们柔软性感的肉体!不要永远坐在书桌旁一动不动，要出门旅行，让新鲜的图像景色对疲劳的眼睛起到赏心悦目之效，使疲惫不堪的灵魂陶醉于人生的享乐之中。扯断苦役船上的铁链，把它扔在身后，抛开不断前进时火烧火燎般的炽热，呼吸悠闲自得无所事事的温热空气!逃走，逃走，尤其要：发财致富，迅速致富。什么方法都行——绝不是通过这无休止的写作，写作!于是一种崭新的，一种更为狂野、更为肆无忌惮的生活的贪欲，攫住了这位三十七岁的男子。这是巴尔扎克先前从来也不知道的一种贪欲。之前他把他的全部激情都投入到他的作品之中。自从他在德·韩斯卡夫人处获得了那第一个成功之后，这个情欲旺盛的男子才真的觉醒。现在一个艳遇接一个艳遇；一年之中他弄到手的女人比先前十年之中到手的女人数量还多。除了基多博尼-维斯孔蒂伯爵夫人之外，还有小卡罗琳娜·马布提，与她同时还有一个年轻的布列塔尼亚的贵妇人海伦娜·德·瓦莱特。巴尔扎克还试图通过他习惯的通讯途径把一位陌生的“路易丝”吸引到他身边来；他成为某些席面丰盛的晚餐会上的常客，巴黎

244

最高雅的交际花，他笔下的托尔庇耶和阿基里娜①的样板，在这种晚餐会上不遗余力地尽情施展她们的魅力和风骚。自从巴尔扎克的眼睛看到意大利湛蓝的晴空，手和脑子都一连几个礼拜舒舒服服地闲着不动，过去写作是他的一切，现在他一下子觉得写作无足轻重。从他三十七岁起，旅行、生活、享受，成为巴尔扎克的渴求和梦想。不再写作，不求荣誉；直到阴影冷飕飕地触动他的心脏，他心里所有对欢乐、对游戏、对自由的渴望全都充分迸发出来。

基多博尼·维斯孔蒂伯爵夫人理解巴尔扎克的这种渴望。她不把她的情人巴尔扎克像奴隶似地牢牢地拴在自己身上，而是以同样的借口，让他再到意大利去游玩一次。这点增添了伯爵夫人的光荣。她知道，巴尔扎克在巴黎已经躲不开债主。法院执行官白白地在卡西尼大街找了好几个月，现在终于也打听到巴尔扎克在巴塔耶大街的那个秘密住宅，这样他就不得不逃到普罗旺斯大街的那套配有家具的住宅去住，不过法院执行官也渐渐探到巴尔扎克在那里的踪影。伯爵夫人看到，这场没完没了的战斗已使巴尔扎克烦不胜烦，他多么渴望在他一直被人追逐的生活中，能有一段短暂的时间让他无忧无虑地过活。伯爵夫人不是像教师爷似地把巴尔扎克教训一顿，或者争风吃醋，让巴尔扎克厌烦，而是给了这个不可教诲的人比逆耳忠言更加迫切需要的东西：让他有可能做几个月他自己，做一个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人。伯爵夫人又一次说服她丈夫，委托巴尔扎克把伯爵的事务彻底理顺。1837年2月12日，诗人越过阿尔卑斯山。这一次他是独自一人上路，因为那个有点过分缠人的马布提夫人他早已厌烦，而本来应该陪他同行的台奥菲尔·戈蒂叶，在最后时刻不得不表示婉拒。

他只乘坐邮车六天之久，穿过提契诺，途经欧洲风景最像天国般优美的地区，所有的忧虑全都在蓝天之上随风飘逝!巴尔扎克是个善于吸收、善于牢记的天才，这时也成为一个善于遗忘的天才。可以理解，当他在米兰美丽的威尼斯饭店下车时，他把一切债务，困境，各项任务和各种折磨一时全都抛在身后，因为他在这里不再是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先生。根据法庭判决，他欠这里多少法郎，欠那里多少法郎，全都得偿还，受到欠债不还将遭到

① 托尔庇耶和阿基里娜，这是巴尔扎克的小说《夏娃的女儿》中的人物。

245

监禁的威胁，前门若有法院的执行官敲门，他便被迫从后门溜之大吉，——而在这里，他却是闻名遐迩的作家，各报充满敬意地报导他的来临，两小时之后，成为轰动全城的特大新闻。马菲伯爵夫人陪他散步，在波尔齐亚亲王的包厢里，和亲王的妹妹桑色维里诺伯爵夫人一起观赏斯卡拉大剧院的演出。贝尔齐阿约索公主和特里乌尔齐阿侯爵夫人，邀请巴尔扎克到她们府邸做客。意大利所有声名显赫、青史留名的贵族人士，都向巴尔扎克的姓名鞠躬致敬。奥地利的部队也向他表示同样热切的敬意。总督邀请巴尔扎克用餐，部队的司令愿意供他差遣，该城的首席雕塑家普提纳蒂①争得为他制作小型塑像的荣誉。巴尔扎克日后并没有把这个小塑像送给德·韩斯卡夫人，而是赠给了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年轻的亲王赠送给他礼物无数，满足他的任何愿望和暗示。巴尔扎克这个无可救药的平民，应真正的亲王们、侯爵夫人们的请求，在这里为他们的宾客留言簿上签名，而不是在巴黎为借据和汇票签名。我们可以想象他的骄傲和幸福。

作家们的态度要冷淡一些。由于人们对于这位外国作家表示崇敬，他们感到自己有些受到冷落，而巴尔扎克被那些高贵的称号弄得陶醉，对于作家们的名字也只听进去一半，和曼佐尼②的会晤不太愉快：《高老头》的作者没有读过《约婚夫妇》这部杰作，和此书的作者在一起，只是大谈自己。

当然，尽管有这么多参观访问、盛情邀请和欢庆盛会，巴尔扎克并没有忘记他此行真正的目的，处理好维斯孔蒂伯爵的遗产问题。既然他善于经商——只要不是他自己的事情，他就成功地把事情按照预期的方式妥善解决。这一次一切都很顺利。巴尔扎克在整个金融交易之后，还得前往威尼斯一次。这座城市，起先他打算和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后来又想和德·韩斯卡夫人同去访问。这是他的“法契诺·卡讷”的城市，此时正召唤他。

到达威尼斯的第一天令人大失所望。威尼斯色彩全无，整天下雨，雾气弥漫，接着下雪，可是等到第一道阳光射出，巴尔扎克身上的全部艺术家的激情也随之迸发出来。以他把握并且吸收新鲜事物独特的专注神气，他游遍全城，参观一切博物馆、教堂、宫殿、剧院。最能证明他具有了不起的感受

①弗朗乔斯科·普提纳蒂(1775—1850),意大利雕刻家。

②曼佐尼(1785—1873),意大利著名作家，《约婚夫妇》是他的一部杰作。

246

力的乃是，他匆匆度过几天，就把这座城市的气氛、历史、风俗习惯和灵魂吸入脑海之中的方法。他在威尼斯一共呆了九天，其中一半时间用来办事和访问。尽管关于威尼斯有千百本长篇小说和几万篇描述，没有一个诗人——连拜伦、歌德、司汤达、邓南遮①也没有——以类似的光彩夺目的力量描写过这座城市，像巴尔扎克在他的中篇小说《玛西米拉·多尼》中所描述的那样。这部中篇小说同时也是最为完美的音乐诠释之一。人的眼睛能够在走马观花之际这样迅速地接受一切，一个对意大利文除了几个零碎的字句之外什么都不会的人，居然善于把意大利的精神和贵族的感觉这样拟人化，理想化，这简直难以置信。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对于巴尔扎克而言，观看同时就是渗透，是种无师自通的知识，是借助魔力获得的知识。

在威尼斯度过的这一个礼拜，日后在巴尔扎克的作品里得到精湛的描写。意大利之行到此，高潮已过。返回米兰，他得到的接待比较冷淡。他和平时一样无所顾忌，因为情绪高涨，不觉多嘴多舌。在威尼斯时，在一个社交场合，他按照自己的坏习惯，有些过于轻率地高谈阔论，这在维也纳也已经引人注意，令人不快。他谈钱谈得太多，大谈他的稿酬和债务。更加令人难堪的是，以一种颇为居高临下的态度谈论拉马丁和曼佐尼。在座的一位作家忙不迭地向一家米兰的报纸报告了巴尔扎克对于曼佐尼所发表的鄙夷不屑的话语，米兰人对于巴尔扎克这样恶劣地回报好客之道极为生气。巴尔扎克发现，尽快启程是为上策。可是这第一个不幸之后，等待着他的还有

第二个不幸。他本想从热那亚经过里维埃拉返回尼斯，可是在热那亚爆发了某种大家害怕的时疫，巴尔扎克在检疫站被拦住，——表面上看来只是一件小小的不快事件，可是日后从中还将引发一桩更加讨厌的麻烦事件。为什么巴尔扎克接着改变主意，不回巴黎而去了里窝那，又从里窝那前往佛罗伦萨，我们不得而知。一直到五月三日，差不多在三个月之后，巴尔扎克才重新回到巴黎。他生平第一次，整整三个月，一个字也没写，一张校样也没改，一支笔也没碰，这三个月里他只是生活，学习，享受。

邮车接近巴黎城外一里路的护城禁区，对于巴尔扎克而言，这可是黑暗

① 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

247

的时刻。他知道，经过这几个礼拜甜蜜滋润无所事事的幸福时光，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他知道，没有偿付的账单，一定一堆堆地摞在他的写字台上。人家已经把他轻快的两轮马车和其它一切抓得着摸得着的东西全都拿去典当了。《纽沁根银行》和《优越的女人》早已预支稿费，还没有把稿子送去，他的新出版商波汉在他出发前答应给他的五万法郎，早已打了水漂。但是情况还更加糟糕，在他先前的出版商维尔代破产后，巴尔扎克随便签出的汇票，事后他又想把它们宣布为“通融票据”,都得追回赔偿。债主们弄到了一张逮捕令，只要看见巴尔扎克，哪怕他昨天还是亲王们、公爵们、侯爵们的座上宾，立刻就得成为债务监狱里的阶下囚。

因此，首要任务是，不能给人家逮着。巴尔扎克这时有三个住宅，一个在卡西尼大街，还用着他的姓名，他从这个住宅里已经救出了他的家具。第二个在巴塔耶大街，表面上属于一个名叫杜朗的寡妇，或者一个叫梅谢博士

的人。第三个是安置在普罗旺斯大街的落脚处。就像经历了十五年战争之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学会了拿破仑的战术，这些债主现在已识破了巴尔扎克所有的诡计，任何口令和虚假情报都无法提供任何掩护。巴尔扎克尽管有三处住宅，却实实在在已是上无片瓦了，法兰西最著名的作家必须像个逃出苦役船的逃犯似的东躲西藏。他在意大利着实充分享受了他的鼎鼎大名，此刻他恨不得把他的鼎鼎大名换成绝对的籍籍无名。即使逃到弗拉派斯勒去投奔他的铁哥们卡罗夫妇——在他们家里总有一个房间是为他准备着的——,也太危险。他还没有走下邮车，他的到来便被大家获悉。

在困厄之中，巴尔扎克向他从前在办《巴黎纪事》时的秘书，年轻的贝洛阿求助，求他提供“一个房间，但要绝对保密，还要面包和水，外加一点色拉和羊肉，一瓶墨水和一张床”。

再也没有丝绸的窗帘，没有蒙上缎子的沙发，没有金子的削笔刀，没有镶上犀牛角，价值六百法郎的手杖，只要一张桌子供他写作，一张床供他睡觉；时钟又倒转了十七年，回到勒斯第尼耶哀尔大街的那间斗室。

可是不知由于什么缘故，贝洛阿没能给他提供避难之地。在这危机四伏的瞬间，久经考验的女友基多博尼-维斯孔蒂伯爵夫人第二次出手相救。伯爵夫人不知要比德·韩斯卡夫人勇敢多少。德·韩斯卡夫人还一直害怕亲戚朋友的流言蜚语，维斯孔蒂伯爵夫人二话不说，径自把她的情人巴尔扎

248

克接到她那座落在香榭丽舍大街54号的公馆里。给巴尔扎克安排了一间严格保密的房间，不许巴尔扎克冒险上街，不许他在主人的来访者和朋友们前露面，只能小心谨慎地躲在窗帘后面，向巴黎的春光瞄上一眼。但是一间僧侣修行的僧房对于巴尔扎克而言，并无丝毫可怕之处，尤其因为这间僧房和他那位丰姿绰约的情人的卧室，仅一门之隔。怀着奇妙的干劲，巴尔扎克投入工作。仅仅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他就完成了小说《纽沁根银行》《优越的女人》以及《都兰趣话》中最后几篇故事，并且认真琢磨中篇小说《冈巴拉》。

未曾偿付的汇票和催债急切的债主很少对文学创作产生过更为强烈的启迪促进的作用。巴尔扎克情绪极佳，大概很可能会在那里继续进行创作，因为对于巴尔扎克而言，忧虑和债务只有火烧眉毛时方才存在。这时，法院执行官有一天也来敲打这扇祝圣过的大门。出卖参孙的，永远总是达利拉①,维斯孔蒂伯爵夫人之前的某一个巴尔扎克的情人，也许就是那位没有

被巴尔扎克第二次带到意大利去游历的卡罗琳娜·马布提，她不愿让她的竞争对手把巴尔扎克这位客人接到自己家里，便向警察告发了他的下榻之处，于是法院执行官就站在维斯孔蒂伯爵夫人的客厅里，向夫人提了阴狠的条件：要么立即偿付债务，要么把巴尔扎克带进债务监狱。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又一次显示了她的慷慨，尽管她自己不算富裕，她付清了巴尔扎克欠下的债务，法院执行官只好撤退。

使巴尔扎克烦恼不已的是，伯爵夫人这次赎买了情人并不保密。《法制报》把这件麻烦事泄露给其他各报。巴尔扎克还一直在演出那场无谓的戏剧，向千里之外的德·韩斯卡夫人表示自己孑然一身，不幸而又孤独，这时不得不向夫人报告：

“有人出卖告密，那些奉命把负债者送进监狱的家伙，便找到了我，我的两位东道主慷慨地让我在他们家里避难，我却连累了他们，使他们丢丑，我很痛苦。我若不想关进监狱，就得付清维尔代一案中欠下的债务。我被迫无奈，只好麻烦这两位朋友，把这笔钱预借给我。”

① 《圣经》故事，巨人参孙孔武有力，无人能敌。遭他拒绝的女人达利拉把他的弱点告诉敌人，参孙被擒。

249

他当然没有告诉他那妒忌心重的通信对象那位搭救他的女人的姓名。在巴尔扎克和维斯孔蒂伯爵夫人的关系中间，勇气和慷慨主要是由伯爵夫人表现出来。

永远是女人，把巴尔扎克从极度困厄之中拯救出来。如今债务之中至少最为难缠、“最最刺眼”的几笔，已经付清。他又可以昂首挺胸地回到他心爱的都兰地区的马尔哥纳夫妇那里他习惯的工作地点去。那里没有人会来骚扰他，对他纠缠不清，而且住在那里无需付钱。对于他所承受的一切折磨，他的回答是一部杰作：《赛查·皮罗托盛衰记》。还有什么题材能比一个描绘负债累累者的长篇小说更适合这位刚刚获救、免进债务监狱的作家?小说主人公其实是违背自己意志，只是由于轻信而被卷入投机买卖之中，然后遭到律师、债主和法院各种伎俩的追逼、折磨，备受欺侮屈辱。巴尔扎克在最近几个月、最近几年亲身经历的一切，为了贷款赊账，白白到处奔走，朋友的不可靠，汇票和借据的无情，金钱对于每一个没有全身心地为之效劳的人所进行的难以忍受的报复，这一切都在这部宏伟的市民阶级的史诗中得到表现——展现了一个世界，之前在法国文学中从未开拓的世界。这个完全无足轻重的小市民破产的故事给予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往往宏大无比的长篇小说形成了一个有益的反衬，从而提高了他作品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巴尔扎克又一次成功地把昨天还压抑着他的东西，转化为具有优越性的形象。

秋天，巴尔扎克又返回巴黎。他自由自在，心情欢畅，健康壮实。

250

第十七章 撒丁岛上的银矿

1836年、1837年在巴尔扎克一生中是关系紧张、灾难重重的两年。倘若巴尔扎克的生活中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用正常的尺寸来计算的话，1838年应是终于可以带来转折的一年。夏天，维斯孔蒂伯爵夫人还清了巴尔扎克紧迫的债务，《赛查·皮罗托盛衰记》仅仅花了两个月时间就已完成，给巴尔扎克带来迄今为止最高的稿酬，两万法郎，在一个金钱价值要高得多，而且无需缴税的时代，这简直可说是笔巨款。报纸转载，全是现金支付。巴尔扎克的行情高涨。凭他无可比拟的写作能力和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储备，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每年挣上七万到十万法郎。在两年之内他就可以生活得舒舒服服，用不着以拼命的速度工作，就能把债务还清。他的小说收益逐年增长，大型的全集版已在准备。他在文坛已经享誉全欧，现在正好把他那过于忙碌的生活进行整顿，从来没有比现在机会更好。

但是巴尔扎克生活的深刻意义在于，它根本就不要整顿，不要秩序。恰好在拨云见日展现一片蓝天之际，它就大闹别扭——在心灵的最深层，这正好是他本性的原始意志——总会引来新的风暴。恰好在航船已经看见港口之时，他调转船舵，又回到狂风呼啸、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恰好在他的生活似乎变得井然有序的那一年，他又干出两件荒谬绝伦的傻事，又把生活弄得乱七八糟。

巴尔扎克干的傻事，具有一种对他而言，典型的特点，那就是，这些傻事一开始完全符合理性。他所有的投机行为都是从健康、明晰的观察出发，经过正确、精准的计算。他经营的印刷厂和排字厂，就像他的继任们所证明的，全是收益甚佳的企业。《巴黎纪事》有这样出色的一些工作人员，完全

251

可以变成巴黎统领一切的报纸。巴尔扎克毁掉他的买卖，有时也会毁掉他小说的东西，乃是他出于激情而焦躁不耐地，或者由于缺乏耐心而激情如炽地，过早过分发展规模，什么也不能控制在考虑周详、均匀合适的比例之中，逐步高升，直达宏伟壮观的地步。他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原始伟力，在需要精打细算，甚至需要锱铢必较之时，就会成为灾难。

巴尔扎克这一新的计划起先也完完全全符合逻辑，产生于艺术家的诚实正直，可以理解的渴望，希望终于能给他自己和他的写作以向往已久的安宁。多年来，在他眼前也飘浮着一切作家永恒的梦，希望在绿荫某处有一幢偏僻的小屋，就像伏尔泰的那座黛丽斯别墅①,让-雅克·卢梭的蒙莫朗西②,彼特拉克的万颗露③,在那里他可以不受人们干扰地完全献身于自己内心的使命。巴黎对于即将崭露头角的艺术家而言，是个绝妙的所在。他在那里无人知晓，也不为人注意，可以生活和观察。可是现在，人家正在观察他自己，把他私生活中的任何细枝末节全在报上披露。新闻记者和债主争先恐后地挨个来摁他家的门铃。巴尔扎克感到他的个人自由受到阻碍，他艺术创作时的全神贯注遭到破坏。干吗还老呆在巴黎?他不得不去拜访报纸编辑部、拜会出版商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就像法兰西的国王是驻跸布洛亚和凡尔赛来统治他们的王国。他，巴尔扎克也完全可以住在随便哪一个偏僻的地方来控制公众和舆论。另一方面，每个夏天，不是到马尔哥纳夫妇处，就是到卡罗夫妇处，或者其他朋友处去住，他也厌倦了。就像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小退休人员，巴尔扎克现在三十八岁，也希望拥有一幢朴实无华的小小的乡间小屋。很久以来，这都是巴尔扎克追求的目的，在都兰地方购买一片石榴园作为他写作之处，并不放弃他在巴黎的住宅，可是他从来也未能弄到必要的钱。于是巴尔扎克变得节俭起来，——他的最疯狂的冒险行径总是从试图减少他的支出开始——他改变了先前的决定。干吗在乡下弄个消夏别墅，在巴黎又有个住宅?是不是在巴黎市郊某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找个小屋，这样更好，也更便宜?他就可以一年到头地住在那里，和大城市

① 伏尔泰在日内瓦的黛丽斯建造的别墅，1755年起入住，在这里接见过许多名流。

② 蒙莫朗西，法国地名，原来属于蒙莫朗西-卢森堡元帅。1756年至1757年，卢梭曾在那里

居住，几部主要作品在那里完成。

③万颗露，法国南部一个小镇，彼特拉克曾在此居住。

252

令人困倦的各种要求完全隔绝，可是又相距不远，随时可以为了办事或者散心，驱车前往巴黎。

巴尔扎克不消长时间地寻寻觅觅，就能找到合适的地方。像他这样拥有妖魔般记忆力的人，只要他的目光饶有兴趣地对这些东西看过一分钟，一辈子都记得起每个山丘，每幢房子。他曾无数次地前往凡尔赛，起先是为了探望德·阿布朗代斯公爵夫人，接着是去看望维斯孔蒂伯爵夫人，赛弗尔山谷和达夫雷别墅深深印在他的回忆之中，他认为——

“在这里又找到了绿树浓荫的新鲜气息，瑞士山谷的花气芬芳青草茵绿。”在令人疲劳的写作之余，从赛弗尔的山丘上，极目远眺，掠过广阔的田野和赛纳河蜿蜒曲折的银绸丝带，与种植葡萄的山坡、花园、田地为邻，可是又接近他发誓要统治的巴黎。在那里盖一间小屋，只配备写作最必须的家具什物，犹如一只大小合适的手套适合手掌。一间便宜的小屋，让他一劳永逸，摆脱每个季度要缴房租的忧虑。

巴尔扎克永远是这样，一下决心，立即动手。在这个“阴森森的村子里”,就像他给德·韩斯卡夫人的信上说的，他购置了一间“非常朴素的茅屋”。1837年9月，他和瓦莱夫妇签订了一份合同。巴尔扎克以四千五百法郎的价格，买下了一块八公亩零二十八平米的地皮，连同上面的一幢小屋及其附加的建筑。按照巴尔扎克的尺寸来衡量，这笔钱只是一次极小的投机行为，单从商业上看，完全是次聪明的投机。对于一个每年挣到五万至八万法郎的人来说，这次以四千五百法郎购买一块地势如此有利的地皮，实在算不了什么举足轻重的大事；干上八天、十四天，这笔支出就偿还完毕，而多年的梦想却得以实现。

但是巴尔扎克只要一接触钱，妖魔便乘虚而入。就是这个妖魔，迫使赌徒把赌注加倍，加四倍，加十倍。巴尔扎克刚刚买下这块地皮，就嫌这笔买卖太小，他不知从什么地方获悉，计划中开往凡尔赛的铁路，就在他地皮的下方要设立赛弗尔火车站。巴尔扎克又一次以正确的直觉告诉自己，火车站附近的地皮时隔不久必然会大大增值，那就赶快抢购地皮!巴尔扎克在焦躁不耐的情况下，不言而喻，毫无分寸可言，他向小农们、土地所有者们把左右的土地全买了下来。这些人很快就发现，此人毫无耐心，又急又贪，他们开什么价，他都会买。几周之后，巴尔扎克早已把他购买一间小屋的梦想

253

忘得一干二净，脑子里已经看见果树成林，各种植物在他美不胜收的花园里一一长出。也不找人商量一下，甚至都没把地皮仔细看上一眼，或者让专家进行一番审查，就购买了四十公亩。单单为这块地皮就付了一万八千法郎，小屋还一块砖石都没砌上，一株树木也没种植，一堵墙壁也没建成。

但是对于巴尔扎克而言，付钱从来就不算是付钱，只要这钱还是债款。他还沉湎于占有欲得偿的蜜月之中；干吗在房子造好之前就为如何付钱而绞尽脑汁，伤透脑筋?拿着羽毛笔这一具有魔力的工具，能把写过的纸张倏而转化为印就的一千法郎的钞票!再说，他将在目前还荒芜一片的土地上种植果树，单凭这些果树就能带来一笔财产。譬如说，在那儿开辟一座菠萝种植园如何?在法国还没有人转过这样的念头：在这明媚温暖的阳光照射下，在玻璃暖房里培植菠萝，而不是从偏远的国度里用航船把它们运来。巴尔扎克向他的朋友台奥菲尔·戈蒂叶算笔账，只要经营得法，光这一项，就能挣上十万法郎，比他为这幢房子花的钱要多上三倍。另外，这事不费他一文钱，因为他已说服他忠诚的朋友维斯孔蒂夫妇，参加这一前景看好的地皮生意。在他给自己建造那幢新盖的小房子时，他们会把附近老旧的茅屋翻新，还会为此支付一笔相应的利息——所以不用担心!

事实上，巴尔扎克也毫不担心——他只担心一件事情：赶快把这事办成。他以写作长篇小说安排人物命运时同样焦躁不耐的劲头想把他的房子建成。一大批工人蜂拥而来，泥水匠、细木匠、粗木匠、园丁、画工和锁匠，各项工程同时开始，这边急急忙忙地砌起一堵墙，来捍卫这块地皮；那边又为巴尔扎克的花园房子挖掘地基。那儿画出道路，铺上卵石，这儿又种上四十株苹果树，八十株梨树和葡萄藤。一夜之间，这“阴森森的村子”周围的地方喧闹不已。这对于巴尔扎克而言，正是强身健体的补药。他一周又一周气喘吁吁地爬上山丘，鼓动工人，就像他旅行时催促车夫快马加鞭向前奔驰。他也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到1838年春天，全部工程都必须竣工。巴尔扎克甚至恨不得也强迫果树，不是在秋天，而是在他规定的这个时间结出果实。

工程一星期又一星期地进行，转眼已到隆冬时节。墙壁竖了起来，开销也随之增长。渐渐地，巴尔扎克心里稍稍感到有些不大自在。《赛查·皮罗托盛衰记》的稿酬已埋在地里，出版商们已经榨干，不再另外预支稿酬。

254

由于急切地等着他的新居落成，巴尔扎克自己的写作任务未能得心应手地完成。根据他自定的规则，一种狂热紧接着另一种，耗掉了他的精力。又和从前经营印刷厂时那样，他原来打算小打小闹地进行的投机事业，规模大增，他自己都驾驭不了。就像当年他经营印刷厂时把排字厂也买了来，让一件蠢事用更大的蠢事来弥补，他现在也在物色一桩新的买卖，来把他从地皮买卖中拯救出来。十万法郎新债是无法用节衣缩食的办法，也无法用文学作品来补偿的，只有一下子挣他个一百万法郎才行。用文学创作是不可能“快速发财”的，必须发明一种新的办法，巴尔扎克认为他已找到了这个办法。一到春天，他就该搬进新居，踏上新的花园。可是在春季到来之前，巴尔扎克却突然从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没人知道他的去向。他对自己的计划只透露这点：

“我将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没有物质上的烦恼；我将成为富翁!”

巴尔扎克如何打算一举发财成为富翁的故事，真正是巴尔扎克式的蠢事，听上去如此难以置信，倘若写在小说里，定会被人视为不符合心理学，纯属胡编乱造，遭到拒绝。如果不是所有的细节都有文件作证，简直没有勇气把一位天才干出来的这桩蠢事重述出来。但是在巴尔扎克的生活里，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一再以令人惊悚的精准出现。同一个脑子，在艺术创作中以清晰无误的目光看清并且看穿每一个处境，而面对现实却像孩子一样轻信，天真。在他需要描写高老头、纽沁根时，他可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计算大师和心理学家。而在现实中，每一个拙劣的骗子都能让巴尔扎克上当，比一个老到的彩票发售员更容易把钱从巴尔扎克的口袋里骗出来。同一种处境，他作为艺术家，驾驭起来得心应手，而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他就不知所措，而且屡教不改。这同一个脑子，清澈明晰和混沌糊涂同时出现，在他整部传记中，再也没有比探寻宝藏这一插曲更令人眼花缭乱的例子了。

1836年夏，他用这个题目写了他最为才气横溢的中篇小说之一，中篇小说中永远光彩夺目的珠宝：《法契诺·卡讷》。巴尔扎克在小说中描写他在参加一次小市民家里举行的婚礼时，在座的三位乐师当中有一位演奏单簧管的乐师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位八十岁高龄的盲人，高昂着头，器宇轩昂。他立即凭着他富有魔力的目光感到老人有着神秘莫测的命运。他开

255

始和老人攀谈起来。这位吹奏单簧管的乐师，几杯葡萄酒下肚，向他推心置腹，他是卡讷公侯世家的末代后裔。他自己曾是威尼斯的一位元老，在监狱里度过几年。在他翻过监狱的高墙越狱逃亡时，闯进威尼斯共和国执政官的秘密宝库，里面堆满了共和国的金银财宝，价值连城。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宝藏的地点。可是由于常年囚禁，双目失明，无法取出宝物。但是他清楚知道那藏宝的地方。倘若有人胆敢和他一同到威尼斯去，他们两人都将成为世上最大的富翁。老人抓住这故事叙述者的手臂，求他同去意大利。

周围的人全都笑话这个傻瓜，另外两名乐师已经听过这个故事，根本不把这事当真。巴尔扎克也不相信。这位1836年讲述这个故事的人也不想跟着法契诺·卡讷到威尼斯去，并且支付他的盘缠。巴尔扎克没去理会这个奇妙无比的事业，让那个可怜的傻瓜在盲人院里寿终正寝，并未设法去继承此人的遗产。在这篇虚构的中篇小说里，巴尔扎克的举止行动还完全符合理性，就像每一个有理性的人该做的那样。可是不出一年，这预先梦想的插曲如今当真向他走来，他的举止可是多么不同啊。同样的情形，一步步展开，就像他所编造的那样。

1837年4月，当他从第二次意大利之行回来时，非常倒霉，被扣留在热那亚港口检疫站的医院里。疫情检查是世上最无聊的事情之一，关在没有狱墙的监牢里——既自由又不自由，不能写作，不能散步，唯一能干的事乃是和那些萍水相逢命运相同的伙伴们闲聊，其中有位难友，这一次可不是双目失明的吹单簧管的乐师，而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商人，名叫朱泽佩·派齐。派齐完全是不经意地但却煞有介事地谈到，在他故乡还有些什么样的宝藏可取，丝毫没有让巴尔扎克受骗上当，或者把他卷进一场投机行为的目的。派齐说，譬如撒丁岛上昔日的银矿已废弃多年，因为大家认为，当年罗马人已把银子全都开采净尽，而实际上以他们当时很不完备的技术只从铅矿里提取了很小一部分银子，那些堆积如山的矿渣，则纯粹当作毫无价值的废料丢弃一旁，实际上里面还含有百分比相当高的银子，用现代技术提炼，完全可以到手。谁若得到官方的许可，——这在今天花上微不足道的价钱，就可以获得——那他很快就能发财致富。

这位善良的派齐先生在席间随口一说，他说的，还真的不是假话。事实上现代的冶金技术还能从混合的矿石里提炼出不同百分比的贵金属。两千

256

年前被认为矿源穷尽，遭到废弃的无数矿井，现在又去开采，收入可观。只不过这位善良的朱泽佩·派齐并不知道，他向什么样的一只火药桶里扔进了他的火星。巴尔扎克以他迅速就能想象出图像的本领，只要人家告诉他一星半点，他就不由自主地在眼前看到形象具体的东西。他自己以为，已经从灰蒙蒙黑乎乎的铅矿矿渣里分解出白花花亮晶晶的银子，银子又如何堆积起来，铸成几十万枚，几百万枚，几亿万枚银币。光是这么一想，他就陶醉了，就像有人给孩子喝了一杯烧酒一样。他就催逼那位完全莫名其妙的派齐，赶快把残渣拿去化验，让第一流的化学家进行化验。对他自己而言，为这么一桩胜券在握的生意筹措资本，简直像儿戏一样轻而易举，——对于巴尔扎克身上那个热情如炽的乐观主义者而言，每桩买卖只要有人向他提出，都是必赢无疑的买卖。——他们两人将确定他们的大额股份，两个人都要发财，成为富翁，富到发疯的地步。善良的派齐先生和这位来自巴黎的先生素不相识，被这位巴黎来客的激动人心的洋溢热情弄得惊愕不已，倒收敛了一些，不过他依然向巴尔扎克允诺，亲自关照这件事情，把巴尔扎克希望得到的金属样品寄到巴黎去给他。

从此时此刻起，巴尔扎克就完全被这种妄想弄得神魂颠倒。撒丁岛上的银矿将成为他的救星，不仅能付清他的新居“花园居”的账目，也能偿付他的债务，使他终于成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在《法契诺·卡讷》虚构的处境中，巴尔扎克会把那位盗宝者当作傻子，而他自己现在却成了这个念头的傻瓜了。快把《赛查·皮罗托盛衰记》赶写完毕，在这期间派齐先生一定能把金属样品给他寄来，他就马上投入到这笔大买卖中去，带上资本和专家!

但是一连过了好几个礼拜，又过了好几个月，《赛查·皮罗托盛衰记》早已完成，朱泽佩·派齐先生还没有把金属样品寄来。巴尔扎克坐立不安。说到底是他亲自以洋溢热情来引起这个笨蛋的注意，价值几百万的企业竟搁置不动，这个流氓现在是不是想独自一人去弄那份允许证，不让他染指?现在只有一个方法：抢在派齐前头，亲自到撒丁岛去察看个究竟!令人难堪的是，要从事这个未来的价值数百万法郎的企业，巴尔扎克现在却缺乏几百法郎作这次旅行的投资，巴尔扎克暂时还没法弄到这笔路费。他当然可以去见他的朋友罗特希尔特家人或者去见其他大财阀，把计划给他们过目。但是，巴尔扎克天真烂漫，甚至可以说像以往一样愚蠢，只要事关他自己的

257

银行交易，他总深信，派齐先生只把这巨大的秘密向他透露，他若把这秘密告诉任何别人，那么他这念头就会被大资本家窃取，就像他小说《幻灭》中的大卫·色夏尔关于制造便宜纸张的秘密被人偷走一样。他出于信任，只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卡罗指挥官。在巴尔扎克激越夸张的想象之中，这位诚实的退伍军官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化学家，他有时为了消磨时间，会做一些小型实验，

“他知道一种秘密的处理方法，可以从其它物质组成的合金中提取黄金和白银，——而且不须支付特别的费用。”

驯从的卡罗觉得这个念头完全值得讨论，但是他既不打算和巴尔扎克一同去撒丁岛，也不打算投资。只有在母亲那里，巴尔扎克还能借到几百法郎。这位酷爱投机买卖的老太太，又从她的长筒袜子里掏出钱来。余下欠缺的部分，巴尔扎克从纳戛尔大夫和他裁缝那里得到。1838年3月中，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当真起程前往撒丁岛，去为自己争夺银矿。

显而易见，这次撒丁岛之行是一次荒谬绝伦的堂吉诃德式的行径，注定了要以大丢其脸收场。因为，即使这个项目前景看好，——这一次，巴尔扎克的本能又一次没有看错——叫一个一辈子从来没有看见过矿山的作家，怎么可能在三两天内作出判断，矿藏丰富与否?巴尔扎克没有携带测量仪器，即使带了，也无法确定其含量和百分比。他没有和任何真正的专家商量过，他的意大利语不行，无法和意大利人互相交流。因为他不信任任何人，所以身上也没携带介绍信。他没钱去弄到情报，他也不知道得找哪些机关；即使他知道，他也没有任何商务证件，尤其缺少资本，虽然他说，“我只要弄到这玩意儿的一份样品，就够了”。

可是这“玩意儿”究竟在哪里，它究竟是什么?堆在不晓得什么地方的矿渣堆里，早已长满杂草，灌木丛生，还是说，矿石就在废弃的矿坑里?即便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采矿工程师，要做出结论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巴尔扎克仅靠他那富有魔力的眼睛看了一眼就下了结论。

巴尔扎克哪有几个月的时间，因为时间对他而言，就意味着金钱。因为没钱，所以必须赶快。从一开始就使上了巴尔扎克惯用的速度：五天五夜不眠不休地一直坐在快车的车夫座上，赶完了从巴黎到马赛的这段路程。他的盘缠十分羞涩，他就只能在白天喝十个苏的牛奶充当食粮。但是现实却

258

并不曾准备适应巴尔扎克的速度。他在马赛听说，最近一段时间，没有船只直达撒丁岛，只有借道科西嘉才能过去，到了科西嘉说不定可以乘坐小船前往。

这是他的希望编织成的美梦所遭受到的第一次打击，他的期待冷却了不少，巴尔扎克继续驱车前进，在土伦，他给他的女友茹尔玛·卡罗夫人写了一些忧伤的字句：

“再过几天，我将不幸地失去一个幻想，人永远是这样：正在他以为做出决定的时刻将要来临之际，他却开始失去信心。”

经过一次极不寻常的狂风暴雨中的海上航行，巴尔扎克严重晕船，抵达阿雅克修。他的急性子又受到一次考验：疫情检查隔离五天，因为据说在马赛爆发了霍乱。五天之后，他又毫无意义地浪费了几天时间，因为他必须等船，方能扬帆摆渡到撒丁岛去。巴尔扎克过于仓促，过于慌乱，无法利用这段时间写作。他就在阿雅克修到处乱跑，参观他伟大的竞争对手拿破仑出生的房子，咒骂诱他上钩、开他玩笑的朱泽佩·派齐。4月2日，他终于乘坐一艘捕捉珊瑚的渔船跨海前往撒丁岛。别无粮食，就以沿途捕到的鱼类充饥。在阿尔盖罗，到了新的一站，这个急性子又重新受到煎熬，又是五天疫情检查。终于在4月12日允许他踏上这片土地，它满怀妒忌地藏匿着巴尔扎克未来的几百万财富。足足浪费了整整一个月，他连一粒银子的沙尘都还没有看见。

现在到矿区去吧!银矿就在三十公里之外，但是自从罗马人时代以来，所有的道路全都消失。在这块土地上没有大路，没有车辆，这里的居民像巴尔扎克所写，比波利尼西亚人①,或者匈奴人开化不了多少。人们半裸着身子，衣着褴褛，房子里面没有炉子；没有旅馆，没有酒店。多年没有骑马的巴尔扎克不得不把他体重一百公斤的身子在马鞍上颠簸十四五小时。等他到达努拉，他才发现，他在那里的一切希望全都破灭。即使银矿含量甚高，他也无法得到。他来得太迟了。先前和他同桌进餐的伙伴朱泽佩·派齐，为巴尔扎克的强烈热情所鼓舞，在这期间，目标明确地充分利用了这一年半的

① 波利尼西亚人，是大洋洲一系列族群的总称，操波利尼西亚语。后扩散到太平洋广大地区，如夏威夷群岛、新西兰等。

259

时间。派齐虽然没写过永垂不朽的长篇小说，也没叫人修建一幢连同菠萝园的房子，而是抓紧时间催促各个官厅、财务部门和行政部门，直到他获得根据国王法令颁发的许可证，有权开采废弃的矿渣堆。因此，巴尔扎克此行纯属多余，就像拿破仑在滑铁卢之后，巴尔扎克这时也一心只想赶快返回巴黎，回到他“心爱的地狱”里去。但是他的路费远远不够，他只好从热那亚赶到米兰，在那里以维斯孔蒂夫妇的名义借贷回到巴黎去的路费。这一次到达米兰可是凄凄惨惨，没有公侯们出面接待，也没有排场壮观的欢迎盛会。精疲力竭，心里窝火，但是他的力量并未损耗，这个永恒的破产大王在六月份又回到巴黎。

这次冒险行径的总结：巴尔扎克浪费了三个月工作时间，为了赚钱，却花掉了没用的冤枉钱。为了一次无谓的冒险行径，或者不如说，为了一次对他而言毫无意义的冒险行径，把他的健康，他的神经，毫无目的地拿去冒险。因为，真是可悲的嘲讽——就像他经营的所有项目一样，印刷厂啦，排字厂啦，在“花园居”进行的地皮投机啦，巴尔扎克全都计算得非常准确。他那本能的目光并没有舛错，通过那些本该让他发财的项目，别人全都发了财。不出几十年，他曾经看成毫无用处的废渣堆的银矿，全都开发出来，营业蒸蒸日上。1851年有六百一十六名工人在矿上工作。九年之后，1860年，人数增加到两千零三十八名，再过九年之后人数增至九千一百七十一名。而银矿公司则攫取了巴尔扎克朝思暮想的几百万法郎真正的现金。巴尔扎克的嗅觉每次都是正确的，但是这种嗅觉只是给艺术家以恩宠，一旦这艺术家试图离开自己的领域，这种嗅觉就把他引入歧途。当巴尔扎克把他的幻想转化为他的写作时，幻想给他创造好几十万财富，另外还有不朽的著作。他若想把幻想化为金钱，结果就只有债务，与之相连的是十倍百倍的工作。

巴尔扎克在出发前给他的女友作出了这样一句预言：“这次旅行，我并不怕。倘若计划失败，我就害怕回来。”

巴尔扎克知道同样的事情，将像他每次回巴黎一样，正等待着他：警告、账单、官司、责难、要求，无休无止的写作，所有这些，这一次将要加倍，加十倍。在所有这些恶劣的预感当中，只有一件事给他鼓舞：马上就可以逃进他那业已完工的新居，在那里又重新追回他“失去的时间”。但是他又大失所望。什么也没完工。地皮“光亮得如同手掌”,房子还没加上屋顶，他没法

260

在屋里开始写作，因为建筑师、泥水匠、挖土工人干活都过于懒散。巴尔扎克又一次忘记，别人并未按照“巴尔扎克的速度”干活。于是他的急性子便使到他们身上，他火冒三丈，催他们加快速度。最后一根屋梁还没有加固，他就不顾医生的禁令，搬了进去。医生认为，住在刚刚盖好的房子里有损健康。他的家具还没有从巴塔耶大街偷运过来，一天到晚锤声不断，锯声不歇，为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准备的花园精舍还得重新改造。道路铺上石子，浇上沥青，地皮四周在喧闹声中极度匆忙地砌上了围墙。这可真是场灾难。但是巴尔扎克这个无可救药的幻想家，在混乱之中已经享受了大功告成的乐趣。在最初的热情洋溢之际，他描绘了他的新居：

“我的房子座落在圣-克鲁的山坡或者丘陵的山坡上。半山腰向南与国王的御花园毗邻。向西把达夫莱城尽收眼底，向南我望见达夫莱城的大街，这条大街沿着山丘蜿蜒向前，直到凡尔赛宫花园的边上。我的眼睛向东越过赛弗尔，饱览广阔无垠的天际；后面便是巴黎，大城市的朦胧雾气遮住牟东和贝勒维这些著名山坡的边缘。越过这些山坡，我看见蒙特鲁日平原和奥尔良的街道，延伸到图尔。这里的风景充满妙不可言的奇异景色和极端迷人的巧妙对称。就在我房产的紧前方，座落着从巴黎到凡尔赛铁路的火车站，铁路的路基穿过达夫莱城的山谷，但丝毫也没有破坏我眼前的景色。这样我就可以在十分钟内，花十个苏，从我的花园居，一直驰向玛德莱娜，一直驰向巴黎市中心!从巴塔耶大街，从夏约，或者从卡西尼大街到巴黎市中心，我至少得花四十苏，需要一小时。由于地势如此有利，购买花园居绝不是愚蠢的一笔，地价必然会大大增值。这块地皮的面积起码有四分之一个公顷，向南穿过一片一百五十英尺长的斜坡地结束。迄今为止这里还从来没有种植过什么东西，可是到了秋天，我们将用各种植物、灌木丛和扑鼻芳香，把这个地球上的小小一角变成一座真正的伊甸园。在巴黎或者市郊，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得到，我将买到树龄二十年的玉兰树，树龄十六年的菩提树，树龄十二年的杨树和白桦树，等等，它们将在根部包着泥土运送过来。葡萄树蔓盛在篮子里运来，今年就可以有收成。不错，文明真是奇妙无比!当然，今天这块地皮还像手掌一样平整，到五月份就会展现出人意表的风采。我还得在附近再买上半公顷地，用作菜园子和果木林等等。为此我还需要三万法郎，我将用冬天的时间把这笔钱挣来。房子又窄又陡，就像

261

鹦鹉笼里的竿子：四层楼叠在一起，每层楼都有一个房间。一楼是餐厅和客厅，二楼是我的书房。我就在半夜三更坐在书房里写这封信给你。连结各层楼的是一道陡峭的楼梯，看上去就像是道活动梯子；一条加了屋顶的走廊可以散步，它一直通到二楼，由砖砌的壁柱支撑。有点意大利风味的小亭子，全都抹上了砖头的颜色，墙角用沙石砌成；附加的楼梯呈红色，屋子里的面积正好够我使用；往后退六十步，朝着圣-克鲁公园的方向，安置了家政人员房；底层是厨房，仆人住房，食品储藏室，浴室，木板棚等等；二层楼是个大房间，必要时可以出租；三楼是仆人室和一间朋友使用的客房。一股泉水可供我使用，水质就和达夫莱城的著名泉水一样好，因为它们都来自同一个地下水的水位。有通向四面八方的散步道围绕着这块庄园。现在房间还没配上家具，但是渐渐地，我所有的财产都将从巴黎运来，我将呆在这里，直到鸿运高照为止。这房子现在我就非常满意，我相信一旦我找到必要的钱，可以退休静养，我将在这里于祥和之中结束我的时日。我将绝不敲锣打鼓，绝不号角声喧地送别我的一切希望和一切雄心勃勃的计划。”

巴尔扎克这样报导。朋友们和访客们的报导听上去完全不同，而且毫无例外地有一种讨厌的弦外余音，似乎是强忍着暗暗发笑。即便是巴尔扎克最好的、最有好意的朋友，当他用引人入胜的方式滔滔不绝地向他们说明他的地产如何美轮美奂时，也很难一本正经地听他诉说。这幢小屋奇怪地预先知道了勒·科尔比西哀①和他学派的建筑理念，和一个空鸟笼近似，真是很成问题。在巴尔扎克梦想成为一座天国乐园的花园里，兮兮拉拉地有几株瘦小的苹果树把手臂伸向天空，黏土地上还没有一根绿草。接着是十月，十一月，大声喧闹的工人一直都还在庄园地里干活，因为巴尔扎克每天都想出新的点子来美化庄园，一会儿他计划修建玻璃暖房，种植菠萝，这些水果他将在巴黎出售，获利惊人；接着他又要种植托凯伊葡萄，用来制造一种从来没人尝过的葡萄酒，直如液体火焰；然后他又要订做一座石头大门，上面用强劲的字体写着“花园居”字样。从石门起要有条两边长满绿色藤蔓的小径一直通向大门。同时巴尔扎克又监督工人把旁边维斯孔蒂伯爵夫

① 勒·科尔比西哀(1887—1965),瑞士-法国籍的建筑师，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之一。

262

人的一幢房子装饰妥当。伯爵夫人的确不久就跟随着她的情人来到这“孤寂”的，而实际上却是如此喧闹的山丘上来。可是账单还没有偿付，四万三千法郎要付给设计工作，四千法郎给裱糊匠，一千法郎给五金工人，另外一万法郎支付为庄园添加的其他物品。在这乐园般的花园里什么也还没有长出，只有抵押地产取得的贷款利息在增长，灾难就此开始。

巴尔扎克在购买地产时，过于信任巴尔扎克式的具有魔力的眼光，采用了过于巴尔扎克式的速度。他沉溺于美好的远景之中，过早地梦想着果园里繁花似锦，佳果满树，葡萄藤上果实累累，火红一片，竟忽略了请专家来审视这块由松软腻滑的黏土形成的地皮。一天早上，他被一阵轰隆隆的雷声惊醒，冲到窗前，万里晴空，一片碧蓝，不见风暴踪影。那阵阵翻滚的隆隆声响并非雷鸣，而是那价钱昂贵的围墙突然坍塌。巴尔扎克濒于绝望境地。他写信给茹尔玛·卡罗：

“我可以把我最近的秘密向你透露，我心灵的妹妹。我正处于一种可怕的困厄之中。‘花园居’整道围墙全都倒塌，这是建筑工程师的过错。他没有把地基打好。这一切尽管是他的错，却都落在我的头上。此人身无分文，我到现在为止，已经预付给他八千法郎作为定金。”

但是巴尔扎克非要这道围墙不可。围墙象征着巴尔扎克与世隔绝，确认他拥有这块地产的意识。因此又只好把工人请来，让他们重新把墙砌起。又过了几天，接连几夜下雨，于是又响起那灾难深重的隆隆雷声，松软的土地再次支撑不住，围墙又一次全部坍塌。新的烦恼接踵而至。这砖石组成的雪崩滚到邻居家的地面上，邻居提出抗议，威胁着要起诉。长篇小说《农民》的主题：“谁有土地，就有烦恼”,巴尔扎克必须彻底体会，就像他从前写作《幻灭》时有所体会的那样。紧接着是全巴黎幸灾乐祸。各家报纸都登满了关于这幢房子的趣事。巴尔扎克作为设计这幢房子的天才建筑师，竟忘了装上楼梯。访客们探访回来哈哈大笑，到处诉说他们如何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爬过向下滚落的砖石之雨。这些趣事轶闻，有的真实，有的虚构，平地射出、疯长，比巴尔扎克的花草树木长得更加茂盛。尽管他越来越把自己严格封闭起来，不再邀请任何客人，这也无济于事；旧日卡西尼大街和巴塔耶大街的忠实挚友，那些法院执法人员和执行官们不怕长途跋涉，爬上布满石头的山丘，抱着忠诚老实的目的，在巴尔扎克这狭窄的房子里，给他稍

263

稍腾出一点空间，他们把他最值钱的家具统统从屋里搬走。即使在他这个退隐的地方，巴尔扎克原本只想欣赏风景、潜心工作的幽密处所，如今也开始上演那出旧戏。为了让他的这些忠实挚友不再有上门拜访的兴致，巴尔扎克每次只要听到瞭望哨报告，有个形迹可疑的陌生人正在逼近，他便立刻把值钱的东西统统转移到他情人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屋里，等到警报解除，法院差役在巴尔扎克的“鹦鹉笼子”里只找到一张写字桌，一张铁床和几件没有价值的家具，只好又失望而撤，值钱的家具在哄笑声中又搬回原处。

这种和债主们玩的游戏给巴尔扎克带来孩子气的乐趣，也是这场进行了一辈子的斗争中唯一的快乐。这场斗争成功地持续了几个月。可是最后，巴尔扎克碰到了一个真正的高布赛克①。此人大概从巴尔扎克自己的小说中学会了如何抓住欺骗成性的欠债者的技巧。这个放高利贷者提出控告，使渴求丑闻上瘾的巴黎乐不可支：此人不是控告巴尔扎克和他的情人，而是控告那个完全无助的戴了绿帽子的丈夫基多博尼-维斯孔蒂伯爵。伯爵“一方面作为窝主，把德·巴尔扎克先生的一部分家具转移到安全地带，另一方面也参与了运走‘花园居’这一庄园中上文提到的那些家具的工作。此外他还有意识地帮助德·巴尔扎克先生从债主手里取走了相当多的财物，这些财物是债主们取得未偿欠款的抵押品。这样，伯爵就给债主们造成了损失，他应该予以补偿”。

这一来“花园居”的美梦就此告终，巴尔扎克已无路可走。这间“茅屋”花去了他十万法郎，比任何人在香榭丽舍大街买幢房子花的钱更多。维斯孔蒂伯爵夫人也受够了；连续不断的金钱纠纷终于把她和巴尔扎克之间的关系彻底破坏，她离开了花园居。巴尔扎克自己还无法下定决心，完全和那种充当“房产主”的妄想决裂。他又一次以一万五千法郎施行假装出售的计谋，希望几年之后能高奏凯歌重新回来。但是这个幻想也和他其他幻想一样，都未能实现，他不得不再去寻找一个新的藏身之地。他在德·帕西大街上找到了一处房子，这是他住过的所有的房子当中唯一给我们留下的一幢。我们今天还能认识这幢房子是“巴尔扎克旧居”,并对它表示敬意。

① 高布赛克为巴尔扎克同名长篇小说《高布赛克》的主人公，是个放高利贷者。

264

第十八章 戏剧投机

巴尔扎克已经四十岁。“一切都变得更加糟糕，无论写作还是债务。”他说的这句话言简意赅，总结了他眼前的处境。他在他的庄园“花园居”度过的三年，只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绝望的、一再失败的尝试。巴尔扎克从来也没有这样狂热地工作过，想还清花园居的债务。可是他不得不认识到，就是一年写五部小说，也无法消除这六位数的债务。他从抽屉里翻出刚开了个头的作品，他甚至匿名地为一名手工业师傅编辑了一本拿破仑的格言。此人忠厚老实，一心想要获得荣誉军团①勋章。在巴尔扎克自己身居荣誉巅峰时，还为别人的虚荣和无能暗助一臂之力。但是这些努力，全是徒劳。他所需要的这些款项，不可能通过写作得到，必须通过魔法获得。既然鲁拉的银矿拒绝把银子给他，那他现在就得设法开采一个新的金矿。

巴尔扎克怀着极端厌恶的心情，完全“违反他的心愿”,强迫自己去从事戏剧。他清楚地知道，他并不是非写喜剧不可，而是上天选拔出来创作《人间喜剧》的。巴尔扎克凭着本能知道，他真正的天才在戏剧形式中永远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的优点不在场面宏大，而在于人物性格发生缓慢的化学变化，在于这些人物性格与环境的紧密联系，在于书中的景色。他只能像大河奔流般写作，需要宽度和丰满。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改写成剧本，几乎全都失败，这并非偶然。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放在舞台布景狭窄的框架里，都显得不自然。因为缺乏细微的变化和性格转变时的逻辑关联。

① 荣誉军团勋章，设立于1802年，拿破仑称帝时期，为法国最重要的勋章。

265

可是尽管如此，集中意志力，凝聚起力量，也许巴尔扎克的天才在戏剧方面也会成绩斐然，就像他写长篇小说那样。可是巴尔扎克根本不想把他的意志力集中在戏剧上，根本不想全力以赴。他从前在勒斯第尼耶哀尔大街时，梦想当一个新的拉辛或者新的高乃依①,这种梦想早已成为往事。眼下，他只把戏剧视为文学之外的一种赚钱手段，——一种冷冰冰的，心里完全激不起丝毫涟漪的投机事业。从艺术上看，他并不认为戏剧投机比菠萝种植园或者用南岸铁路的股票在交易所里进行股票交易更为高级。在撒丁岛之行前，他以玩世不恭、相当阴冷的口吻写信给卡罗夫人茹尔玛：

“要是这个事业失败，我就急忙投身到戏剧的怀抱中去。”

戏剧对于巴尔扎克而言，仅仅是“最后一贴救命灵药”,“比我的书获利更多”。他仔细计算一下，一部成功的剧作可以有十万至十二万法郎的进账。当然是不是刚一动笔马上就会取得这样的成功，不言而喻，这点并无把握。不过，倘若每年写上个十部二十部剧本，总会交上一次好运，这点几乎可说十拿九稳。

一年写二三十部剧本，这种盘算从一开始就表示，巴尔扎克并不打算在他的剧本上花大力气。他想随随便便的一下子抛出这些剧本，就像把一枚金路易扔在轮盘桌上那样。巴尔扎克对他未来剧作的设想一目了然，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剧作的质量，而只是机缘凑巧。主要的工作，最最重要、最最费劲的工作，乃是找到一个剧院经理，签上一张尽可能有利的合同，能让他预支一笔尽可能大额的预支稿酬。为了完成这项最为艰难的工作，必须押上他名望的全部力量，使出他巧舌如簧的口才和他全部发明创造的力量。这件事情办妥，那就只剩下次要的工作要做了。按照约定时间，提交剧本，如果和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方能做到的工作——挖出一两万法郎预支稿酬——相比，这可真像儿戏一样轻而易举。巴尔扎克总有几百个点子，另外在抽屉里还搁着十几部青年时代的习作。所以，要找一个“黑人”捉刀，随便找个年轻的便宜的小伙子，把戏剧情节跟他一说，花一两夜时间，把此人写的东西用羽毛笔稍稍加工，添些神采。就这样，在每个剧本上面最多花上

① 让·拉辛(1639—1699),法国古典悲剧诗人。彼耶尔·高乃依(1606—1684),法国古典戏剧大师。

266

三四天时间，一年之内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写出十部二十部剧作，而真正的力气则以固有的仔细认真热情洋溢的态度，用来写作他真正的作品，他的长篇小说。

巴尔扎克觉得，炮制一部进账十万法郎的剧作是个如此无关紧要的任务，他都根本不愿费劲去寻找一个的确训练有素的伙计。他偶尔在大街上碰到一个完全落魄潦倒的浪荡艺人查理·拉赛伊，此人从来没有和戏剧打过交道，即便是最最宽宏大量的评论家也不可能在他身上找到一丝一毫天才的痕迹。巴尔扎克究竟在什么地方找到这个渺小的神经病人——一幅活动漫画，配了一张苦脸，一个其大无比的鼻子和一蓬悲天悯人而垂落下来的乱发——,谁也说不上来，也许是巴尔扎克在大街上，或是在咖啡馆里碰到他的。反正巴尔扎克也不问一问他有什么本事，就把这个惊愕不止的牺牲品拽到花园居来，当作客人和伙计，目的在于，当天晚上就和他一起动笔写作一出悲剧。而实际上这是一出喜剧开场，是巴尔扎克生活中最为滑稽可笑的喜剧之一。

因为这位可怜的查理·拉赛伊还一点都不明白，巴尔扎克究竟要和他干些什么,只见巴尔扎克犹如疾风暴雨般向他滔滔不绝地叙述着，把他拖到达夫莱城来。拉赛伊对剧本毫无概念，也想象不出如何写出剧本。起先对他也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等到巴尔扎克在路上像发射连珠炮似的和他说了百十来个项目和计划之后，这个可怜的饿得饥肠辘辘的家伙首先得饱餐一顿。巴尔扎克家开饭的时间是五点。端上来的食品颇为丰盛，又让这个苦脸流浪艺术家品尝他从未喝过的美酒。他的情绪明显地好转，情绪放松，说不定他此刻真能给巴尔扎克出些颇有灵感的好点子。可是使他深感意外的是，一到六点，吃完晚餐，巴尔扎克就站起身来，命令他上床睡觉。

拉赛伊和其他流浪艺术家一样，真正的白天要到晚上才开始。大概他从小到大，从来就没有在下午六点上床睡过觉，但他不敢反驳。任由巴尔扎克把他带进自己的房间，乖乖地脱衣上床，多亏方才喝了不少酒，睡得死沉死沉。

他睡啊睡啊。午夜时分，他睡得正香，有人把他摇醒。巴尔扎克身穿白色僧袍站在他的床前，活像一个幽灵，命令他立即起床。现在是该开始工作的时候了。

267

可怜的拉赛伊不习惯巴尔扎克的日夜颠倒，一面连声叹气，一面强打精神。他不敢反抗他的新主人和衣食父母，只好睡眼惺忪、糊里糊涂地倾听巴尔扎克向他叙述自己的构思，从午夜一直听到凌晨六点。到六点，巴尔扎克又允许他上床睡觉；白天，巴尔扎克忙着写他的长篇小说，拉赛伊得写出前面三场的初稿，以便到了夜里提出第一份稿子来共同加工。

午夜!可怜的拉赛伊心里发毛。一想到这个荒谬绝伦的约会时刻他就害怕，睡得很糟，当然写得就更糟。他带来的那份可怜见的稿子，在午夜讨论会上遭到否决，巴尔扎克立即命令他去另写新稿。拉赛伊绞尽脑汁，白白地把他绞干挤净的脑子折磨了好几天。这个可怜的奴隶一想到午夜到天明非得讨论不可，已经食不甘味，睡不安席。一天夜里，巴尔扎克走到他的床边，这个合作者已经逃之夭夭。人没有找到，巴尔扎克只在桌上找到一封信：

“我觉得有责任放弃您托付我完成的工作。当然，这是您对我如此不同寻常的信任。我彻夜都在冥思苦索，可是一无所获，没有想出任何值得写下来的东西，没有任何符合您那项目的戏剧条件的东西。我不敢亲口对您说，但是我再吃您的面包，已经毫无意义。我的脑子竟如此贫瘠，毫无创意，我真是绝望透顶。机会是如此难得，我当然有意，一下子就能完全出乎意料地摆脱我所有的困难……”

拉赛伊的临阵脱逃发生得如此突兀，以致巴尔扎克没有时间再另找一个别的伙计，他只好亲自动手，来完成《首席小姐》,或者就像此剧日后的题目《节俭学校》,以便取得文艺复兴剧院答应给他的六千法郎预支稿酬。为了能迅速签订合同，在他撰写最后一幕时，不下二十名排字工人在为第一幕排字。这样几天之后，他就能交出这个早产儿。可是现在巴尔扎克获悉，对于剧院经理而言，根本不把一位长篇小说作家的盛名放在心上。他们关心的只是未来的票房报告，就像巴尔扎克只关心他的预支稿酬一样。剧院经理态度冷淡地拒绝接受巴尔扎克的这个剧本，梦寐以求的十万法郎再次在现实生活中随风飘散，巴尔扎克没有写出别的什么,只写出了他的《幻灭》中的一则新的插曲。

换个人也许会感到屈辱，或者就此头脑清醒；可是在巴尔扎克身上，失败的效果永远只是激起成倍、十倍的干劲。他写长篇小说难道不是如此?

268

人家起先不也是退稿给他，好几年不是都试图让他消沉泄气吗?他那迷信

的天性甚至把这第一次出师不利视为日后获得成功的保证。

“我戏剧方面的前程一定也会和我文学方面的进展一模一样，我的第一部作品也被人退稿。”

那就另写一出新戏!另签一份新的合同!

按照巴尔扎克那种不听忠告的方式，只把长篇小说和对话予以戏剧化，而不是写出一出真正的戏剧，新剧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这次合同更为有利。吃一堑长一智，第一次的经验，使得巴尔扎克不致再受到退稿的羞辱。圣-马丁门剧院的经理哈雷尔必须从一开始就答应，接受这部尚未动笔撰写的新作，并且立即上演。机缘凑巧，巴尔扎克获悉，哈雷尔迫切而无条件地需要一部具有诱惑力的剧本，于是巴尔扎克就向哈雷尔建议，把他的《伏脱冷》改编成戏剧。哈雷尔立刻激情四射，热情高涨。由于《高老头》和《幻灭》这两部小说，伏脱冷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把他搬上舞台，特别让弗雷德里克·勒麦特尔①扮演，必然会轰动一时。终于，剧本作者和剧院经理的双重幻想，像兄弟般配合默契。签订了一份合同，两个投机者各自盘算着得到不计其数的赢利。

这一次巴尔扎克干起来使劲得多。为了把剧院经理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他离开花园居几个礼拜，寄住在黎塞留大街他的裁缝布依松家里，离开剧院只有五分钟的路程，这样他每次排练都可以出席，可以十分内行地准备那宏伟的胜利。巴尔扎克从一开头就关照新闻界，登出巨幅广告，他和演员们密切磋商。他以“超人的勇气”过问一切。每天都可以看见他身穿工作服，不戴帽子，穿着蹩脚的肥大裤子，皮鞋的舌头从鞋子里面翻了出来，气喘吁吁地跑到剧院去，为了和演员们对效果特别强烈的场景进行讨论，或者到售票处，为他所有的亲朋好友保留席位。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注意，首次公演要使巴黎整个贵族阶层和知识界全都聚集一堂。忙乱之中，他仅仅忘记了一件小事，那就是忘了去写这个剧本。他向剧院经理粗略地讲述了一下剧本的主要情节，向每个个别的演员都做了指导，但是现在排练得认真开始了，哈雷尔还没有拿到剧本的稿子，演员们谁也没有看到台词。巴尔扎克答

①弗雷德里克·勒麦特尔(1800—1876),法国当时著名演员、剧作家。

269

应，不出二十四小时，他们就能得到这两样东西。一切都已完成——巴尔扎克一向认为计划中的一切就已经是事实——,明天可以开始排练。

巴尔扎克究竟想怎么做，才能在二十四小时内写完一部五幕剧呢?他的忠实的朋友台奥菲尔·戈蒂叶属于少数几个讲话实实在在、并不言过其实的人，戈蒂叶这样描述，巴尔扎克把他四五个忠实可靠的朋友组成的参谋总部，全都召集到他在裁缝师傅布依松家的落脚处，进行一次紧急会商。最后一个到场的是台奥菲尔·戈蒂叶。巴尔扎克身穿僧袍，已经焦躁不耐地像头狮子一样在笼子里大踏步走来走去，看见戈蒂叶，他就笑容满面表示欢迎：

“终于来了，我们的台奥!懒骨头，懒家伙。瞌睡虫——赶快；你一小时前就该到这儿来了!明天我得向哈雷尔朗读一出宏伟壮观的五幕剧呢!”

接着就演出了一场令人忍俊不禁的好戏。戈蒂叶在他的《肖像画》一书中这样叙述：

“我们答道，‘那么你想听听我们这些专家们的忠告吧?’于是我们舒舒服服地坐下，就像那些打算听人做篇较长报告的人那样。巴尔扎克从我们的态度看出了我们在想什么,他就以世界上最无辜的表情对我们说：‘剧本我还没写呢!’‘该死，’我回答道，‘那就只好把报告推后六个礼拜了。’巴尔扎克说道：‘不行，咱们现在就得赶快把这剧本拼凑起来，这样我们才能把钱收进来啊。我有一笔紧急的债务要还呢!’‘那么明天就把它赶出来，可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也没时间把初稿誊写一遍啊。’‘这一切我都安排好

了：你写第一幕，奥尔里亚克写第二幕，洛朗-扬写第三幕，德·贝卢阿写第

四幕，我亲自写第五幕。明天中午，我已约好，向哈雷尔朗读这个剧本。一幕充其量只要写四五百行，这点东西写个一天一夜，时间绰绰有余。’

“我多少有些感到困惑地说道：‘那你就把情节跟我们简单讲一讲，把结构告诉我们，给我们勾勒一下人物的性格，那我就可以动手写作。’

“‘上帝保佑，’巴尔扎克大叫起来，带着那种不可一世的气势和对这种细节的极度轻蔑，‘要我把这主题讲一讲，那我们就永远也干不完了!’

“我们在问及内容的时候，丝毫不想探听什么隐私。但是巴尔扎克显然感到这个问题很是可恶。最后我们使了大劲，至少从他那里逼出几个关

270

于主题的暗示，然后就以松散的形式把这个分幕分场的剧本提纲凑了起来。最后定稿时，这里的台词只留下少数几句。每个人都可以想到，这个剧本没

能在第二天朗读。没有一个合作者知道，其他几位写了什么。只有一个人认真参与了这个戏剧，那就是洛朗-扬。巴尔扎克就把这个剧本献给他。”

经过这场序幕之后，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剧本的结果会怎样。在法国戏剧的一百年里，没有一部比《伏脱冷》拼凑得更糟糕的剧本了。为了避免破产，哈雷尔事先早就预告，这是一出了不起的杰作。巴尔扎克白白买了一半座位的戏票，前三幕演出时，剧院的气氛冰冷，甚至窘迫。真正的朋友看到巴尔扎克的名字和这出低俗不堪、七拼八凑、耸人听闻的喜剧联系在一起，感到很不舒服，就像我们今天发现，一个壮丽伟岸的人物被扭曲成这么可笑的一个形象，也收进了巴尔扎克的全集，依然感到难堪一样。演到第四幕，观众愤懑恼怒的风暴公开爆发。在伏脱冷作为墨西哥人的将军登场时，弗雷德里克·勒麦特尔选用了一种非常可疑的假发，竟和路易·菲利普的发式相似。几个保王党人吹响口哨，奥里昂王子示威似地特意离开他的包厢。在一片喧闹狂野的混乱之中，演出终止。

第二天，国王下令禁止此剧演出，巴尔扎克今后永远不许上演此剧。为了堵住巴尔扎克的嘴巴，文艺部部长悄悄地给巴尔扎克五千法郎作为补偿。巴尔扎克尽管受到债主的追逼，仍然高傲地把这五千法郎退了回去，至少在这次惨败中，他还能挽救自己个人道德上的胜利。但是即便是这场灾难，也不能使这屡教不改者得到教训。他还一连三次去碰碰运气：《基诺拉的智谋》和《帕梅拉·吉罗》比《伏脱冷》略胜一筹，也都同样失败，唯有《投机商》一剧配得上他的天才，但巴尔扎克已不能再亲身经历此剧的公演。每当他设法在自己的领域之外谋求发展时，命运总会给以报复。在《伏脱冷》上演前，海涅在大街上遇到巴尔扎克，友好地规劝他坚持写长篇小说。巴尔扎克不由得哀伤地想起海涅对他说过的一句风趣的话：

“您请注意!习惯了布勒斯特浴场的人，不会很适应土伦的浴场。您得呆在您旧日的浴场里。”

花园居的建造，鲁拉的银矿，炮制剧本——这三大蠢事表明，这位年已四十的人，依然不谙世事，轻信，不可教诲，就和一个愣头青一样。他的蠢事似乎和他的作品规模一样与日俱增，更加光怪陆离，更加冲动，更加怪异，更

271

具妖魔气息。但是对于我们而言，距离使我们容易看得清晰，我们不会像他那些缺乏敬意的同时代人，因为炫目耀眼而忘记了光明，由于他那招致失败的蠢事而忘记了他富有独创性的作品。这几年里，各报充斥着对菠萝种植场的尖刻讥讽，评论家们，新闻记者们对巴尔扎克的戏剧怪胎百般取笑。这同一个巴尔扎克仍然不遗余力地继续写作他的主要作品《人间喜剧》,在进行地产投机、创建新报之际，忙着各种诉讼、经历各种艳遇之余，他以同样不可动摇的坚毅果决和坚韧不拔的劲头，继续建造他自己的世界。一方面，手工工人敲敲打打，花园居的围墙纷纷坍塌，另一方面，巴尔扎克正在创作《烟花女荣辱记》续集，《古物陈列室》,一本铺展很开，但并非完全成功的长篇小说《贝阿特里克丝》。他写出了如此完美的作品，如政治性长篇小说《一桩神秘案件》和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搅水女人》《两个新嫁娘的回忆录》,以及音乐性极强的中篇杰作《玛西米拉·多尼》《假情妇》《乌尔苏拉·米鲁哀》《泽·马尔卡斯》《比哀蕾特》《夏娃的女儿》《卡迪央王妃的秘密》《外省的诗神》《卡尔文教的殉难者》《皮埃尔·格拉苏》,还加上十几篇文章，另外还有《乡村教士》的提纲和《婚姻生活琐事》的片断。又是风狂雨骤的四年，伴随着一部作品，这部作品的篇幅和文学分量若在另一位作家身上，可能意味着毕生的光荣成就。外界的纷乱杂沓，丝毫也没有侵入这部作品富有创意的白日梦，他本性中那些被人百般嘲笑的古怪乖张的特点，在他那些全神凝聚、独创的作品中丝毫也感觉不到。例如《玛西米拉·多尼》《皮埃尔·格拉苏》《一桩神秘案件》《搅水女人》和《假情妇》在结构的完整妥帖方面，在克服平素往往有些马虎、啰嗦的文风方面超过了以前的一切作品；就仿佛由于失望和失败引起的秘密的苦涩，起到具有疗效的酸液作用，慢慢地把各处甜腻、感伤的东西全都吸收净尽。这种东西在他早期的作品里还让我们感到一种浪漫主义的——不大真实的时代的味道。他在生活中越往前走，生活越是无情地抓住他，巴尔扎克也就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以越来越犀利、越来越怀疑的目光，看透了社会上的各种关系。他以越来越像先知一样未卜先知的知识，看透人生各种联系。四十岁的巴尔扎克比三十岁时的他，离我们更近。十年工夫，使他接近我们整整一个世纪。

但是即使写出了这些作品，作出了这些巨人般的工作成绩，巴尔扎克的活力和精力在那些年里并未耗尽。紧锁在他的工作之中，在他低垂的窗帘

272

后面，他比所有其他人都更加清醒地观望着世界。有两三次，他受到刺激，想在这活生生的物质上检验他的积极性。巴黎当时终于有几位作家试图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成立了“作家协会”,一个小小的毫无实力的团体。他们有时候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把几项决议写在纸上，由于参加者的懒散，这些决议只是一张写了字的废纸，放在政府机关的档案柜里，招来灰尘。

巴尔扎克第一个认识到，作家若真正团结起来，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会成为一股力量。他试图以他强劲的精力，把这松松垮垮的组织创造成一个严肃的武器，来捍卫作家的权利——在这里也像在他其他计划上一样，他以犀利的目光超越他的时代几十年。

巴尔扎克只有在恼怒时，才最为干劲十足，目标明确。他自己完全有理由生气冒火。他的每一本书刚刚印出，油墨未干，就被海盗们在比利时盗版加印，他们一个苏的稿酬也不付给巴尔扎克，国外市场尽被这些盗版书泛滥，因为不计任何稿酬，排印极端草率，盗版书要比正版书便宜得多。但是巴尔扎克并非出于个人原因而抓住这一案例，他关心的是作家阶层的荣誉和在世界面前的地位。他草拟了《作家协会的文学法则》,这份文件在文学共和国里成为一份重要文件，其历史地位犹如《人权宣言》之于法兰西共和国，《独立宣言》之于美利坚合众国。巴尔扎克在卢昂发表演讲，他一再设法把作家们团结起来，统一行动。可是阻力重重，心胸狭窄的争吵频频发生，巴尔扎克抽身退出这个协会。这个团体对于他的思想过于藐小，对于他的激情不够积极。无可更改的事情重复发生：在现实世界，他那世纪最强劲有力的人无从发生影响。

这种情况，巴尔扎克在这几年里还得再经历第二次。有个名叫佩台尔的公证人，一个暖昧的人物，由于涉嫌谋杀妻子和仆人，被陪审法官们判定在断头机下处死。从各种迹象来看，判刑正确。佩台尔一直手头拮据，这位过去的新闻记者最后娶了一个斜眼的、可是很有财产的克里奥尔女子为妻。关于这个妇女婚前的生活，有很多令人不快的谣言流传。她父母亲的仆人，她已带到这个新成立的家庭里来，据说曾是她过去的情人。有天夜里，这个女人和那仆人乘车回家，在附近某地被人杀害。佩台尔受到严格审讯，只好承认他杀死了仆人。杀死妻子的情人尚可得到宽恕。可是陪审法官们一致认为，佩台尔利用这一良机，也把他的太太干掉，以便独吞她的遗产。

273

巴尔扎克在他起步之初，认识佩台尔，两人都是为《盗贼》杂志撰稿的同行，对他很熟。从心理学的角度，这个案子激起巴尔扎克的兴趣。也许这事也激励他，继承前人的传统，这是伏尔泰在“卡拉斯案件”①中开启的，左拉后来在“德莱夫斯案件”②中如此辉煌地缔结的传统：法国诗人充当为正义而战的先锋战士，充当无辜者和不幸者的辩护士。巴尔扎克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把他自己的写作弃之不顾，和卡瓦尔尼③一同前往贝莱，去和已判刑的佩台尔谈话。他那一经触动立即火焰腾空的想象力使他确信，佩台尔开枪射击，完完全全是为了自卫，只是由于偶然巧合，才在黑暗中击中了那个逃跑中的女人。于是巴尔扎克立即撰写了一份备忘录，一份显示了司法上犀利敏锐的眼光和法庭上逻辑雄辩的杰作，递交审议法庭。可是只要不是官方机构提出的呈文，审议法庭根本不当回事，只是处理了官方任命的辩护律师所作的不足挂齿的抗议。便是这份抗议也被驳回，同样，呈给国王请求恩赦的申请书也遭到拒绝。巴尔扎克把时间、金钱和他全部激情都用在这个案件上，遭到全面失败。佩台尔被处决。

这位作家在激情迸发之际，总是难于理解世事，还得第三次受到教训，他那只有在虚幻之中起作用的力量切勿在现实生活中尝试。四年之久，足以让巴尔扎克忘记《巴黎纪事》的灾难，忘记这个不祥的报纸害他付出了一万五千到两万法郎。但是长此以往，巴尔扎克的意志难以遏制，他渴望直接和他的时代讲话，表达他关于政治、文学和社会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已经厌倦于依赖报纸，知道每一句独立的话语在报上都会遭到歪曲、篡改，或者删减，由于他无羁自信的态度，把新闻记者、主编和编辑统统树之为敌，他必须不时为自己创造一个传声筒，以免无处宣泄胸中块垒而窒息。

这一次他称他的报纸为《巴黎人周报》,并不怀疑此报会取得成功。因

① 卡拉斯案件，发生于1761至1765年。法国布商让·卡拉斯为新教胡格诺派教徒，其信仰天主教的长子被人杀害，地方长官判他杀害天主教徒，判处死刑。伏尔泰发动强大的宣传攻势，迫使当局撤销原判，改判卡拉斯无罪，政府给予死者家属赔偿。

② 德莱福斯案件，发生于1894至1906年。法国军官德莱福斯为犹太裔，于1894年被人诬

陷，说他向德国武官出卖军事秘密。法庭判他犯有叛国罪，予以囚禁。作家埃米尔·左拉拍案而起，发表《我控诉》的公开信，反对这一判决。斗争持续多年，到1906年才推翻原有的判决，为德莱福斯恢复名誉。

③可能是保罗·卡瓦尔尼(1804—1866),法国插图画家，曾为巴尔扎克的作品画过插图。

274

为他已下定决心，独自一人办报。如果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法兰西唯一独立自由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每周展示他的政治观点；如果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文坛的大帅，自己报告所有新出的重要著作和戏剧；如果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欧洲第一的长篇小说家，在这周报上发表他的中篇、长篇小说，整个巴黎，整个世界会不侧耳倾听?只有当他独揽一切，不让别人插手——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平时要五个人去干的工作，巴尔扎克一人独自承担。与此同时，他还要举行戏剧排练、撰写小说，他掌管财务，他独自一人编审这份周报，独自一人为之撰文。他审阅校样，和印刷工人商谈，催逼排字工人干活，监督报纸的销售。从早到晚，穿着敞开衣领的上衣，大汗淋漓、热气蒸腾地从编辑室脚步沉重地跑到排字房；又从排字房上楼到编辑室，在混乱之中，穿着衬衫，卷着袖子，坐在一张肮脏的桌子旁边，飞快地写出一篇文章，与此同时，连连发出指示。一个偶尔来访的客人不胜惊讶地得知，这个脏兮兮、胖乎乎，身穿破衣烂衫，坐在桌旁审阅校样，被他看成小排字工的男子，就是巴尔扎克，那位大名鼎鼎的作家，达夫莱城传说中那座府邸的主人。

巴尔扎克就这样工作了三个月；在这一个季度里，他独自一人为这份报纸写作的文字，就可以装满三四卷正常的书籍。可是不久，他又一个幻想破灭。无论是巴黎还是全世界都不想知道，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对政治有什么想法，便是他的文学、哲学、社会方面的观点也没有引起特殊的兴趣。三个月后，巴尔扎克弃报纸于不顾，报纸也弃巴尔扎克于不顾。他又一次消耗了大量精力，最后毫无结果。

可这并非毫无意义，毫无结果。因为即使这三个月里《巴黎人周报》什么文章也没有发表，只发表了巴尔扎克论司汤达的《帕尔玛宫闱秘史》一书，它也算为法国文学建立了卓越的功绩。巴尔扎克内在的慷慨和他艺术理解力的令人惊讶的犀利目光，再也没有比在这篇颂歌般的赞扬文字里表现得更为辉煌的了。他对一个籍籍无名的作家写出的一部无人知晓的作品大加称赞。这样一种出于直觉对同行表示深情厚谊，我们在世界文学中还很少找到先例。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心甘情愿地、自觉自愿地向他在创作小说方面最伟大的战友伸出象征胜利的棕榈枝，并且试图——在这点上他

275

也超过时代上百年——把这位战友拔擢到应得的突出位置。这种出自本能的高尚行为显示出超群的特点，为了对此表示足够的敬意，我们必须把这两人纯粹外在的地位放在他们时代里来介绍一番。1840年，巴尔扎克享有盛名，誉满全欧。司汤达则相反，完全是个无名之辈，以致在他的讣告里，只要有的报纸还愿登载这样一则讣告，把“司汤达”写成“斯当哈”,他的本名“Beyle”写成“Bayle”,在列举法国作家时，根本不会提到他的名字。称颂也罢，赞美也罢，责骂也罢，漫画也罢，只是针对那些阿尔丰斯·卡尔①们，儒勒·雅宁们，儒勒·桑多们，保罗·德·科克们，针对那些忙忙碌碌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今天已经无人知晓。他们的劣质产品当时一印上万本，广为流传，而司汤达的著作《论爱情》,一共只卖掉二十二本，以至于他自嘲地称此书为“圣书”,因为谁也不敢去碰。《红与黑》在司汤达生前就没有出过第二版。

所有的专业评论家都对司汤达视而不见，对他的作品不闻不问。圣-伯夫在《红与黑》面世时，认为根本不值得发表任何意见；后来发表意见了，口气也是相当鄙夷不屑：“书中人物毫无生气，只是一些精心设计的机器人。”《法兰西报》写道：“德·司汤达先生并非傻瓜，尽管他写的书傻气十足。”歌德在与爱克曼谈话时，对司汤达的表扬要到他逝世之后很久才公之于众。巴尔扎克眼光敏锐，一眼就觉察到司汤达早期作品中有着特别的聪慧，此人在心理学上有出众之处，他只不过时而作为一个“外行”,纯粹为了消遣，写写小说，印出书来，并没有特殊的野心。巴尔扎克利用每一个机会，向这位陌生人表示敬意。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提到爱情中有种结晶

的过程，司汤达第一个对此进行了描述，巴尔扎克指出了司汤达的意大利游记。但是司汤达过于谦虚，并没有因为这些友好的表示而接近这位大名鼎鼎的伟大作家巴尔扎克，他都没有向巴尔扎克寄赠过他自己的作品。幸亏他忠实的朋友莱蒙-科龙接过了这件事，让巴尔扎克注意司汤达，并请求巴尔扎克关照这个为众人所忽视的作家。巴尔扎克立即回信作答(1839年3月20日):

“我刚在《宪政报》上读到一篇文章和《帕尔玛宫闱秘史》中的一部分节

①阿尔丰斯·卡尔(1808—1890),法国作家。

276

选，使我充满了犯罪的妒忌之心。真的，在我读到这样精彩、这样真实的一场战役描写时，妒忌的寒热攫住了我。我一直梦想着能为我的《军旅生活场景》、我的作品中最为艰难的部分写出这样一种文章。这段节选使我精神振奋，使我情绪低落，使我心旷神怡，也使我悲观绝望，这点我坦白地告诉您……因此，我一时没有过问您的请求，您不要惊奇。我首先得把全书弄来。请您确信我的真诚，我对此书有什么想法，我会告诉您。这个断片吊起了我的胃口。”

看到自己未来小说的主要场景、一次拿破仑战役的描写，被另外一个人以这样叹为观止的高超技艺赶前一步创作出来，每一个小作家都会生气、懊恼。十年来，巴尔扎克一直梦想写一部名叫《大战役》的长篇小说；他也不想采用英雄主义的、多情感伤的描绘，而是最终作出一种现实主义的描写，一种老老实实的描写，既符合历史，现在也依然有效，可同时又生动鲜明。如今司汤达做出来了，巴尔扎克自己慢了一步。但是内心的充实丰富总使一个艺术家宽容大度、慷慨大方。谁若感到自己还有上百个计划有待实现，成百部作品有待完成，不会因为另一个同时代人也创作了一部杰作而自己感觉受到侮辱，不会因而感到自尊心受到损害。巴尔扎克称赞《帕尔玛宫闱秘史》是一部杰作，是他那时代最伟大的杰作。他称此书为“有思想的文学杰作”。他正确地认识到：

“这部宏伟的巨著只能由一个五十岁的人构思出来，并付诸实现。他那年龄精力充沛，天才成熟。”

巴尔扎克对此书内在的情节作了出色的分析，并且强调，司汤达把意大利人心理的各种形式和变形作了入木三分的描绘。他说的每一句话直到今天还依然有效。

司汤达对此感到愕然，这也非常感人。他当时在契维塔维契亚①充当领事，犹如置身荒野之中，浑然不觉，简直可说遭到这篇文章的突然袭击。他起先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迄今为止，他只听到有人对他的作品发出小小不言的、小里小气的一些废话。这一次是一位他崇敬的人开口说话的声音，此人向他致意，把他视为兄弟。我们可以从他给巴尔扎克写的信里感

① 契维塔维契亚，意大利的海港城市。

277

觉到他的心绪慌乱，他强迫自己务必收敛。可是徒劳。他开始写道：“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昨天晚上，我的先生。我想，从来也没有一个作家在一份杂志里被人这样评论，而且是被这种事情上最好的法官评论。您关心了一个被抛弃在大街上的孤儿。”

司汤达为“这篇文章”表示感谢，“这是一个作家从另一个作家手里接到的最令人惊讶的文章”。

在艺术方面，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一样，目光清晰。他清楚地看到，巴尔扎克和他同类，也被法兰西学院轻蔑地拒之门外。他接受巴尔扎克给予他的兄弟情谊，感到他们两个是在为别的时代而不是为他们当代创作。

“死后，我们将和那些人交换一下角色。只要我们活着，他们就有权控制我们尘世间的肉体，但是一到死亡来临，遗忘已把他们永远笼罩。”

多亏本质神秘莫测的相似，精神总会认识精神，这是多么奇妙的标记；凌驾于热闹的当代文学嘈杂喧嚣之上，这两个人宁谧安静、从容不迫，优越稳健地彼此正视对方的眼睛，这话听上去多么奇妙。巴尔扎克的富有魔力的眼光很少像在这里一样表现得这样出类拔萃，在这里，他在成千上万本当时的书籍中恰好认出了这一本，这最为陌生的一本，并加以称赞。但是在他的现实世界里，他为司汤达辩护，就像为佩台尔辩护，均无效果。前者为各种文学机关，后者则为司法机关所判决，并且默默无闻地予以埋葬。便是在这里，热情似火的辩护词也没有受到重视，纯属徒劳。只要有一个伟大的道德行为，不论它是否成功，都可以说是徒劳。

徒劳，徒劳，徒劳!巴尔扎克经常跟自己说这个词，经历这个词。他现在已经四十二岁，已经写了一百卷书，塑造了两千个人物，其中有五十个或者一百个难以遗忘的人物从他自己永不停歇的脑子里创造出来。他创造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给他一点回报。他现在四十二岁，比他二十年前在勒斯第尼耶哀尔大街起步时还要贫穷。当时他充满了幻想，幻想重重叠叠，如今全都破灭。他举债二十万法郎：这是他工作的收益。他追求女人，她们都拒绝了他；他盖了一幢房子，人家把它拿去抵押，把它夺走；他创办报刊，结果全都破产；他试图经营企业，结果都不成功。他想在议会里谋求一个席位，可是人家不选他；他作为候选人，想进入法兰西学院，人家把他拒之门外。一切全都徒劳，或者他从事的一切，似乎全是徒劳。这身体，这过分发

278

烧的脑子，这强行搏动的心脏，还能长期经受得起这样永恒的自我透支，过分紧张?他的确还有力量完成他的著作《人间喜剧》?他还会像别人一样，彻底休息，尽情旅行，无忧无虑?生平第一次，巴尔扎克体会到勇气顿丧的时刻。他严肃地思考，是否离开巴黎、法国、欧洲，越洋前往巴西?那里据说有一个叫唐·彼特罗的皇帝会拯救他，给他一个家园?巴尔扎克弄来一批关于巴西的书，他梦想着，思忖着，因为他感到这样下去已经不行，必须发生一个奇迹，才能把他从苦役船中解救出来，在这已经无法忍受的高度紧张之后，能让他放松一下。

这个奇迹怎么发生，怎么在最后时刻还能发生?连巴尔扎克这个永恒的幻想主义者也不敢再抱什么希望。可是，瞧，一天早上，在1842年1月5日清晨，在通宵鏖战之后，他从书桌旁站了起来，这时仆人把信件给他送进房里。其中有一封笔迹颇为熟悉，但是信封和平素不同：加上了黑边，盖上了黑漆封印。他打开信封。德·韩斯卡夫人写道，德·韩斯基先生已经逝世。这个和他已经订婚，这个和他已有婚约的女人已是遗孀，是几百万家财的继承人。

这个半已遗忘的梦，突然已经实现。“新的生活就此开始”。现在，新的、幸福的、平安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就此开始。巴尔扎克最后一个幻想开始，他为之而生的最后幻想，他也将在这最后的幻想之中死去。

279

第 五 部

《人间喜剧》的诗人

第十九章 夺得德·韩斯卡夫人的斗争

1842年1月5日的信，是巴尔扎克一生中的一大转折，最后的转折。往事现在一下子变成现在和将来。从这一分钟起，他那无比强大的意志冲向唯一的目标：重新巩固和德·韩斯卡夫人的联系，变订婚为结婚，让许诺得以兑现。

话说回来，这个愿望要求付出超乎寻常的精力。因为在最近几年，他和德·韩斯卡夫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流于形式，越来越趋于冷淡，越来越有违真实。长此以往，天性难以强制。巴尔扎克和德·韩斯卡夫人有七年之久，彼此没有见过一面。巴尔扎克由于手头拮据，或许也由于和维斯孔蒂伯爵夫人的联系，没法到维尔肖夫尼亚去。德·韩斯卡夫人那边也不能或者不愿动员她的丈夫重新进行一次旅行，此行可能会使夫人见到她的情人。犹如火焰，需要起死回生的氧气，爱情长此以往需要恋人近在咫尺，就在面前，所以他们的关系渐渐失去了激情如炽的特性。巴尔扎克白费力气地在他的信中努力寻找旧日恣意忘情的语气，这种语气听起来不怎么真实。再也没有什么人比德·韩斯卡夫人自己更清楚地感觉到这种人工的狂热激奋。她从巴黎的亲友处获悉，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和巴尔扎克在花园居里门挨门地住在一起；巴尔扎克和马布提夫人的越轨行为也激起了人们太多的注意。可以理解，德·韩斯卡夫人对于巴尔扎克隐瞒实情弄虚作假非常生气。巴尔扎克一个劲儿地抱怨自己孤独寂寞，负债累累，满心忧愁，接着又信誓旦旦，表示永远忠诚，试图在夫人面前像变戏法似的把那些事实全都变得无影无踪。渐渐地，一种恼怒的语气渗入到他们的通信之中。德·韩斯卡夫人显然无法掩饰她的不快，因为巴尔扎克要求她也真的相信，他过的是僧侣一

283

样清心寡欲、离群索居、勤俭简朴的生活。她似乎对巴尔扎克所说的一切，相当明确地表示了她的怀疑。因为巴尔扎克为债主们苦苦追逼，写书写得精疲力尽，或许也意识到，他玩的游戏也并非完全正派，便激烈地进行反击。他无法忍受一个女人舒适安逸地和丈夫一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也许有些无聊，但是平静无忧，如今居高临下地指责他“生活越轨”。巴尔扎克愤怒地呵责夫人：

“我请您：收起您的忠告和责备。这一套对于一个水淹到头顶，正拼命挣扎着又浮出水面的人有什么用?有钱的人是永远无法理解不幸的人的。”

当韩斯卡夫人谈到巴尔扎克性格中“天生轻浮”时，巴尔扎克的反应更为激烈：

“我怎么轻浮了?莫非是因为十二年来从不休歇地写作我那浩瀚无垠无法估量的文学作品?还是因为我十年来只有一个心心相印的恋人?还是因为我十二年来夜以继日地工作，来偿付我母亲以她难以理解的计算方法让我承担的巨额债务?说我轻浮，因为我尽管有诸多不幸，我还没有窒息而亡，我还没有烧坏脑子，我还没有投河自尽?……不错，我生性轻浮!您说这话就像一个布尔乔亚看见拿破仑在战场上左转右转，向四面八方窥望，为了侦查地形，便公然宣布：‘这个人不能安定地呆在一个地方!他没有坚定的思想。’”

到最后，这两位恋人之间的通信变得毫无意义。他们有七年之久彼此没有见面，生活毫无关联，各自早已习惯于自己的生活。德·韩斯卡夫人有一个日益长大的女儿，女儿成了她的女友。她对这个女友的信任百倍于对那个感情火爆、性格乖张的男人。她无需再向任何人诉说衷肠，关于她那稳固扎实、严格封闭的生活，她没有什么秘密可以报导。巴尔扎克性急，毫无耐性，由于长期等待，已经困倦厌烦，开始对他们的婚约产生怀疑，看来这婚约永远不可能实现。1839年巴尔扎克写信给茹尔玛·卡罗，她若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拥有二十万或者只有十万法郎的女人，希望她想到巴尔扎克，“当然，前提是，她的陪嫁也能用来解决我的事业所需”。巴尔扎克那关于公主的幻梦已经结束，因为德·韩斯基先生的几百万家产，依然还是牢固地留在德·韩斯基先生的名下。现在巴尔扎克不指望北极星，而是想另找一

284

个女人，任何一个女人为他还债，在众人面前落落大方很有派头，适合充当花园居的“家庭主妇”。这位现实主义者到四十岁时，从他奇妙无比的漫游之后，又回到他青年时代旧有的要求：“一个妻子，一笔财产”。

其实他俩的通信到现在可以结束，可以渐渐退化为他和忠实的茹尔玛·卡罗之间的那种通信。和茹尔玛的那种通信也同样让巴尔扎克很不自在，因为这要求于巴尔扎克过多的诚实无欺。但是他和德·韩斯卡夫人并无中断情书之意，德·韩斯卡夫人也许爱与巴尔扎克通信，甚于爱他本人，对于夫人的自尊心而言，这位当代最伟大的作家这样谦卑地充当她的仆人，几乎成为她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情，她没有理由要中断他们的关系。而对于巴尔扎克而言，这样经常不断地自我表述，也已成为习惯。他需要有一个人能听他倾诉他的忧愁，描绘他的工作，计数他的债务。夫人难以捉摸地想要维持这个通信，巴尔扎克也很享受这样的想法，在某个秘密的地方还和夫人维持着关系。于是两个人继续互相写信，当然频率越来越低，信件越来越少。不久，巴尔扎克便抱怨“您的信件稀少”,抱怨“您的来信间隔的距离太大”。不久，夫人又埋怨巴尔扎克写信太少。接着，巴尔扎克便开始发难，夫人怎么能把他们两人写信相提并论，夫人“生活在极度孤寂之中，没有多少事情非做不可”,而他每天都嫌时间太少，十五小时写作，改稿改得筋疲力尽，每写一封信，就要夺去他的作品、他那挣钱的工作和他睡眠的时间。这个不可救药的商人毫不迟疑地让夫人知道，写给她，这位百万富婆的一封长信，要让他这个债务缠身的人花掉两百、三百、五百法郎。这笔钱他可以用同样数量写完的稿子从报社或出版社得到。因此如果夫人每两周给他一封信，实在不算太多。夫人似乎紧接着回信：巴尔扎克若不写信给她，她也不写。一封对一封，这时巴尔扎克向她咆哮：

“唉，我发现，您这人，心眼小得出奇。我由此看出，您这人归根结底世俗已极。您没有写信给我，因为我的信变得稀少起来。当然，我的信是变得少了一些，因为我根本没钱支付邮费，这话我本来不想告诉您。是的，我是落到这么狼狈的地步，甚至更糟。这很可怕，也够可悲，但这是真实情况，——就像您生活的地方乌克兰一样真实。不错，有的日子，我饿得要命，在大街上就把一小片面包吞了下去。”

这种小型口角越来越激烈，通信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正好在那封关

285

键性的书信到来之前，有整整三个月时间，巴尔扎克没有提笔写信。可以感到，两个人都在生对方的气。两个人都开始发现，对方并无爱意，觉得对方懒散怠惰，或者不说实话。他们的通信，起先强劲迅急已极，如今已经失去激情，即将缓缓地归于沉寂。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过错是在对方。

实际上罪责不在这人或者那人身上，而在于他们关系的实质，不自然不真实。一开始就指望只会有些短暂的分离，不久就能最终结合。他们那桩古怪的婚约是在无视夫人现任丈夫的情况下订下的，这位丈夫还将活上八年之久。在这个婚约中，德·韩斯卡夫人要求巴尔扎克矢志忠贞，实在不行，可以在卖笑女郎那里解决生理上的需要，但绝不能和另一个女人建立某种比较严肃认真的恋爱关系。这样一种基本要求，倘若只维持三个月至半年的期限，还是可以实现。但是用在无限漫长的时间里，那么从一开始便很荒谬。而德·韩斯卡夫人的妒忌归根结底只是她的自尊心在奋起反抗而已，这开始激怒了巴尔扎克。

“咱们不妨认真仔细地看看这些事情。”

巴尔扎克在长时间地说谎和隐瞒事实真相之后，终于给夫人写信：

“一个男人说到底不是女人。能够指望一个男人从1834年到1843年完全贞静无邪地生活?你对这种事情有足够的了解，不会不知道，单从医学上看，这只会使人阳痿，使人痴呆。你过去曾经说过：‘我并不反对你找某种姑娘。’这会把我带进一种像乔治①的朋友在罗马经历的类似的处境。你要是愿意公正地衡量一下，那你必须注意到，对于一个工作没完没了、苦难无边无际却又富于幻想的人而言，总有不可遏制的散心解闷的需要等等。说到底，你只找到个别错误来责备我，却要如此残忍地惩罚我!你若想要谈及这些已经过去的事情，那你只能抱怨我们一直分在两地。现在我们又在一起，我们要不知疲倦地长谈。”

可是白费力气。德·韩斯卡夫人有过亲身经验，知道这个遭到忽视的情人，如何热情奔放，夫人在这点上毫无道理地容易生气。这个三十五岁、这个四十岁的男子，归根到底不是一个专业的寻花问柳的好色之徒，而是通

① 乔治，应指德·韩斯卡夫人未来的女婿。详见后文。

286

过一部气势磅礴的巨著,向全世界显示他的严肃认真，精神上具有献身精

神。夫人非但不能随随便便地原谅他和德·维斯孔蒂伯爵夫人的暖昧关系，尤其不能原谅他和德·马布提夫人，海伦娜·德·瓦莱特以及其他几个匿名女子的小小的越轨行为，反而不断地责备巴尔扎克用情不专，轻浮成性。这个女人一直和她的丈夫生活在富裕舒适的环境里，多年来从来没有作出过一点一滴的牺牲，却要求这个一直遭到追逼、驱赶，没完没了地沉浸在永恒的陶醉之中，从一部作品摇摇晃晃地又去写另一部作品的艺术家，在情欲方面要像一个僧侣一样地度日，在物质方面要像一个卑微的政府职员一样地生活，不给自己任何放松消遣，没有奢侈糜费的生活，没有艳遇，只是写作、写作、写作，等待、等待、等待，直到有一天她也许——只是也许——会做出决定，在德·韩斯基骑士去世之后，来补偿这位六根清净、潜心修行的行吟诗人的苦苦等待。毫无疑问：德·韩斯卡夫人在很多方面都很有道理。巴尔扎克在给夫人的书信里，并不真诚，甚至达到极致。他并没有清清楚楚公开坚持他男性的自由，他人性的自由，他并没有宣布他有权利根据他天性的规律来度过他的人生，而是在信件中隐瞒一切真实的情况，一切本质的事情，把自己装扮成孤独者当中最孤独的一个。巴尔扎克大耍花招，硬不肯承认他和维斯孔蒂伯爵夫人的关系，就像一个害怕受到老师责罚的学童。他对夫人有着一种无法解释的隶属关系，不知道用真正男性的勇气来对抗夫人那些专横霸道的要求；不知道以艺术家的尊严来对抗夫人贵族阶级的外省女神的气派。尽管他耍弄花样，谎话连天，他说的还都是实话，他向德·韩斯卡夫人连连保证，他并没有去寻找香艳的奇遇，相反，他却厌倦了他生活所具有的冒险奇遇的色彩，渴求安宁平静和稳定不变。这个四十岁的男子已经感到有一种轻微的疲倦开始向他袭来；永远和出版商们、编辑们、新闻记者们没完没了地搏斗，他已感到恶心，他希望不要每个月、每个礼拜都不得不重新计算，讨价还价，延期偿还，坚持己见。二十年来，他一直身处风暴之中，不断地为命运捉弄，或被抛起或被掷下，总是危机四伏，如今他希望停泊在一个港湾里得以休憩。女人的事，他受够了。他只能在工作之余忙里偷闲的短暂间歇之际，找一下女人。这种躲来躲去藏头露尾的冒险也受够了——通常还因为经营事业而兴味索然，又因为有个脾气温和，或者浑然不觉的丈夫存在而蒙上阴影。1838年9月4日，巴尔扎克写信给他的女友

287

茹尔玛·卡罗：

“我向您发誓，我已经向我所有的希望，我对奢侈生活的所有需求，我所有的勃勃野心都已一一告别!我愿像个乡村神父那样地生活，简单朴素，土里土气。一个三十岁的女人，拥有三四十万法郎的嫁妆，喜欢我，将会发现，我准备娶她，其前提是她脾气温和，相貌不错。她将为我偿清债务，我将通过写作，在五年之内把这些钱又挣回来。”

其实他日夜梦想的这样一个女人便是埃维利娜·德·韩斯卡。

但是渐渐地，已不可能把他全部生活安排在一个住在一千英里之外的情人身上。也许她早已不再是他六年前、七年前看见过，并且拥有过的那同一个女人。“北极星”过于遥远，无法照亮他的生活，使他得到安宁。1842年，在他四十三岁那年，他在1833年缔结的婚约已经不再真实。不知不觉中，他的“挚爱之妻”,又变成了“陌生女人”,他梦中的女人，他向这个女人描述他梦想中的生活，即便是这件事也不再具有往日的魅力。因为这已变成习以为常的事情，如今只是偶尔为之，几乎有点漫不经心地在进行。即便是他这个激情最为高涨的幻想主义者，也不再相信他和德·韩斯卡夫人会互相结合的这一幻想。全都过去了，便是对爱情和几百万家产的这个幻梦也已破灭，进入其它《幻灭》的故事之中。

可是突然之间，在1月5日清晨，寄来了这封信，信封上盖着黑色的火漆。这封信向他报告，1841年11月10日，德·韩斯基先生已经辞世。这封信一下子使鲜血涌上巴尔扎克的心头，使他浑身强烈震颤，连他的手都不停地哆嗦。这件难以想象的事情，或者不如说，他几年来想都不敢再去想的事情，如今已经发生。他一心想要迎娶的那个女人，突然之间无牵无挂，自由自在，成了寡妇，拥有所有这些梦寐以求的几百万家产。她是巴尔扎克理想的女人，贵族出身，年轻聪明，很有气派。这个女人将要帮他还清债务，将要让他致力于写作，教他做出最高的成就，使他威信日隆，将要满足他的情欲。这个女人，深爱着他，他也爱她。在漫长的遗忘之后，在这触电般的瞬间，他又以旧日的激情爱上这个女人。他立刻感到这一页纸，改变了他的人生。他所期望的，梦想的，期待的一切，突然之间都有了形状，她的形状。他知道，他现在只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夺得这个女人，把这个他曾经征服了的女人，再次征服，这一次是永远征服。

288

这种深切的倒海翻江般的混乱心情——我们从巴尔扎克给德·韩斯卡夫人的那封回信里，可以感到。巴尔扎克的行动不仅真诚、聪明，富有男子气概，而且还不仅于此，他的行动真心诚意，事后没有突然表示他对已故的德·韩斯基先生怀有一种巨大的好感。巴尔扎克并没有伪善地试图安慰夫人蒙受丧夫之痛。他知道，她对她丈夫的爱不冷不热，甚至根本就不爱她丈夫。他也不用虚假的词句表彰死者有什么贡献，他只是断然拒绝一点：尽管他渴望得到这个女人，并没有眼巴巴地盼望这个陌生人早日死去。

“至于我呢，我心爱的，我崇拜的爱人，这个事件当然会让我想到十年来我如此迫切地渴望达到的目的。尽管如此，我可以在你面前，在上帝面前非常公正地说，在我心里，除了完全听从命运安排之外，从来没有其他想法。即使在我残忍已极的想象之中，我也从来没有用邪恶的愿望来玷污我的灵魂。某些无意识的思想波动自然难以抑制，我常常对我自己说：‘生活——和她在一起，将会多么轻松!’没法想象，随随便便地就能把自己的信念，自己的良心，自己整个内在的本质全都驱赶回去。”

在这次转折之中，巴尔扎克感到幸福的只是，从此写信时可以向夫人敞开心扉。他向夫人保证，他身上什么也没有改变，从奈夏台尔起，夫人就是他的生命。他向夫人祈求：

“请您写信告诉我，您的全部存在都属于我。我们现在将变成幸福的一对，毫无云翳，幸福已极。”

于是信一封追着一封地寄了出去。对于巴尔扎克而言，这一婚约一夜之间又变成了现实。那早已萎缩的爱情如今又突然挺立，化为激情。还有什么东西会成为他们最终结合的障碍?突然之间，巴尔扎克用另外的眼光观看一切，甚至观看他自己。他在一年前，还在他无意识地发出忧郁和寂寞声调的信里，把自己描写成一个老人，一头灰发，疲惫不堪，身子发胖，无法集中思想，中过风，脑子淤血。此刻他以最为诱人的色彩向他梦寐以求的未婚妻描写他的自我。由于疲劳消失，他的白发也一下子全都不见。

“充其量我有个别几茎白发。我的工作使我得到良好的保养，除了我的身体发福，但是这对于一个有久坐的生活方式的人来说，本来就不可避免。我不相信，从维也纳一别至今我有什么变化。我的心脏依然年轻，由于我过着严格的僧侣生活，我的身体保养得很好。话说到底，我面前还有十五

289

年光阴，在某种意义上依然属于青年时代，就和您一样，我的爱。此时此刻我恨不得付出十年寿命，让我能把我们重逢的时间加速召来!”

巴尔扎克的想象力又以惯有的迅急速度，描绘出他们今后整个的生活。夫人得迅速为女儿寻找“一个聪明能干的丈夫”,“尤其要富有，以便他的财产能允许您，付出一笔固定的钱，就能支配您的权利。”这样夫人在物质上就获得自由，就像她在法律上和道义上可以自由地和巴尔扎克结合，自由地共度他们共同的生活，就像巴尔扎克所梦想的那样，甚至比他曾经敢于梦想的生活更加美好。现在可千万别耽误时间，一月，一周，一天也别耽误!巴尔扎克马上就想要把他全部的工作都安排妥当，然后前往德累斯顿，为了更加靠近夫人，靠近他那无限深爱着的情人。他已做好准备，从来没有准备得像现在这样充分。他爱夫人，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地爱她!可以感到，这个心急火燎的妖魔这一生中等待任何东西，也没有像此刻这样焦躁欲狂地等待过从她嘴里说出的这唯一的一个字：“Viens!”(法文：“来吧!”)

六个礼拜之后，在2月21日，回信终于寄来。我们不知原文如何，这封信和陌生女人的其它所有信件全都已经毁掉。但是我们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是生硬地拒绝巴尔扎克所做的一切追求，是清楚明白地否定他立刻到她身边去的愿望。正当巴尔扎克以一种不言而喻的理所当然的态度要求夫人实现她做出的允诺之际，德·韩斯卡夫人却以一种“冷冰冰的从容不迫的神气”解除了这个婚约。夫人以清晰明白的字句，毅然决然地写信告诉巴尔扎克：“您自由了!”显然详详细细地列举了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夫人已不再信任他。巴尔扎克在这七年里从来没有产生过去看望她的强烈愿望，却有时间也有钱多次前往意大利，而且还不是独自一人前去。他这行动，当然还有其他种种，蔑视了他们婚约的条件。事情过去了，彻彻底底地过去了。夫人现在只想和她女儿厮守一生，再也不离开她的女儿。“倘若有人要夺走我的可怜的孩子，那我就必死无疑。”她不愿再把自己一分为二。我们从巴尔扎克所写的绝望的回信中可以感到，夫人的这封来信，强硬冷峻，犹如一柄利斧，一斧子猛劈下来就从根上把巴尔扎克所有的期望砍得粉粹。

德·韩斯卡夫人的这声“不行”,说得真心诚意，彻底干净，还是说，这仅仅只是一种手段，为了考验巴尔扎克，是这位骄傲、虚荣的女人虚晃一招，

290

为了让巴尔扎克更加迫切地追求她?这是个危险的问题，一个难以决断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触及他俩整个复杂关系的核心，迫使我们从根本上把德·韩斯卡夫人对巴尔扎克的态度进行一番审查!

要审查就得从心理学出发，小心谨慎地进行，而不能粗线条地把这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归之于非此即彼的老一套模式：德·韩斯卡夫人爱巴尔扎克吗?她不爱巴尔扎克吗?这种简单化的分析方法方便倒是方便，但是碰到这种里里外外充满障碍和矛盾的关系，便失之片面，因而并不真实也不公正。一个女人伟大激烈的爱情，首先需要具备无限制的献身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德·韩斯卡夫人并不能胜任这样一种爱情——或者至少不能胜任对巴尔扎克的爱情。夫人具有贵族的倨傲，颐指气使，自负自信，恣意任性，缺乏耐心。她深感社会地位的优越性，要求爱情成为一种理应向她奉献的贡品。她可以慷慨大方地接受，也可以拒绝。她自己的奉献却不受任何限制——我们可以从她的书信里看出这点。从一开始他俩之间的关系便是夫人居高临下，她给予满足乃是降尊纡贵，而巴尔扎克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夫人给予他的臣属地位，巴尔扎克自称为她的“农夫”,她的农奴、奴隶，都不自觉地表达了他的态度中含有某种自虐的特点。巴尔扎克在和女人的所有关系中，都有点低三下四的味道，毫无男子汉的自我意识，而在埃维利娜·德·韩斯卡面前，他从一开始就完全处于卑躬屈膝的地位。他给德·韩斯卡夫人的书信里表现出他不断跪倒在地，狂热地连声赞美，全然放弃他自己的价值和他自己的尊严，往往使得一个中立客观的观察者看了之后，非常难堪。历史上所有时代中最强劲有力、最有天才的人当中的一个，经过七年之久，始终匍匐在地亲吻女人的睡鞋，始终谦卑万状，在一个归根到底极为平庸的外省贵妇人面前自轻自贱，变成渺小已极的人物。看到这番景象，人们不禁生气，深感压抑。要是说对于德·韩斯卡夫人的性格和她的分寸感——为她辩护的人盛赞她举止得体——有什么怀疑的话，那就是，她不仅容忍巴尔扎克这样奴性十足地卑躬屈膝，还促进也许甚至还要求巴尔扎克对她这样欣喜欲狂地顶礼膜拜。我们始终有这样的感觉，一个女人如若真正认识巴尔扎克的伟大，定会觉得这种隶属于她的关系令人难堪，很不合适，坚决予以拒绝，而把诗人从这屈膝下跪的姿态中扶起来，使他居于同样的地位，甚至依附于他，服从他的愿望和他的意志。但是这样一种爱情，291

德·韩斯卡夫人不能胜任，对此已毫无疑问。受到巴尔扎克，——这个人的天才，她感受到了——这样顶礼膜拜，对于夫人而言，是件快事，她的骄傲得到了满足，在某种程度上，她也回报了巴尔扎克的爱，但始终是——这点是决定性的——居高临下的，作为施舍者，作为宽宏大量的屈从者。“这个善良的巴尔扎克”,或者“这个可怜的巴尔扎克”,她在给女儿的书信里——女儿是她唯一真诚相待的人——的这种语气，其实说出了一切。夫人有足够的聪明，不会看不出巴尔扎克这个人的价值，她有足够的情欲，足够的女性，不会不从他旺盛的精力、奔放的情欲得到充分的享受。尽管她认识到巴尔扎克弱点不少，很不可靠，依然对他极有好感。但是说到底，在他俩的关系中，德·韩斯卡夫人始终只爱她自己，只有在巴尔扎克使她这种虚荣心得到满足时，她才爱他：巴尔扎克让她当了这一艳遇的女主人公，他以想象得出的最为炽烈、最富诗意的形式对夫人顶礼膜拜，使夫人迄今为止平庸的生活又生气盎然，使夫人处于醺醺然、激情奔放之中，这是她自己务实聪明的天性永远难以达到的境地。像德·韩斯卡夫人这样的一种性格，经过贵族的倨傲和等级的偏见的锤炼，不可能变得柔软，不可能乐于献身，不可能屈从。倘若非爱不可，也就只是自爱而已：她对女儿的感情便是如此。就是在她和巴尔扎克共同生活的岁月里，巴尔扎克也不是她最亲近的知己。她无保留地完全信任的始终是她那个愚蠢的没有头脑的小女儿，而在巴尔扎克这个平民，这个闯入者，这个外人面前，她的内心的最后一道壁垒始终深锁紧闭。

不管怎么说，巴尔扎克依然是她的情人。她曾经献身于巴尔扎克，大概也就是她那深思熟虑、心思狡谲的天性能够做到的最终极限。她的献身所达到的程度，就像一个妻子，一个贵妇人能做的那样，既不愿和丈夫彻底破裂，也不愿在她的门第相当的伙伴们面前有损自己的颜面。因此，真正的问题，鉴定她感情真伪程度的关键始于她丈夫去世这一时刻。因为德·韩斯基先生去世，她变得无拘无束。夫人生来便是尔采乌斯卡伯爵小姐，如今又是维尔肖夫尼亚的继承人，她得作出决断，是否愿意下嫁给她的“农夫”,这个虽说才气横溢，但是负债累累、很不可靠、挥霍成性的行吟诗人。巴尔扎克举止粗野，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平民。夫人得作出抉择，一方面是血统和财富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天才和荣誉的贵族。

德·韩斯卡夫人心灵深处对于要作这个决定也一直十分发怵。她给弟

292

弟的一封信里——此信的原件迄今尚未作出审定——充分表现出她此时的心境：

“我有时相当心满意足，我不必作出决定，是否要和这么一个男人结婚。我觉得，要你把他看成你的姐夫，你一定心存几分疑虑。我当然知道，我爱他，也许比你想象的爱得更深。他的书信是我孤寂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我等着来信，我渴望着读到信笺里向我诉说的赞美之情。我能成为他生活中特殊的女人，别的女人都做不到，为此我感到骄傲。因为他是一个天才，是法兰西曾经涌现过的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一想到这点，其他任何考虑全都消失。我的灵魂只充满了这样一个思想，我赢得了他的爱，尽管我其实很配不上他。可是不：当我们两个独处时，我又不得不看到某些不协调之处，别人也会看到这些问题，并从中得出结论，想到这点，我很痛苦。在这种时刻我恨不得大声叫出我的爱和我的激情，并且责备所有这些人的态度。而我心里非常清楚，他们态度如此，自有理由。我宁可根本不想，倘若德·韩斯基先生去世，我将陷入什么境地。我希望我能永远尽我的责任，我能始终努力尽好责任，就像我们父亲教导我们的那样。但在我的灵魂深处，我也许因为无需做出决断，而感到心满意足。在另外一些时刻我又忘记了世上的一切，只想到这个伟人准备为我牺牲一切，而我说到底能奉献给他的东西却是如此之少。”

巴尔扎克把他所有的希望都押在这个婚约上面。这同一个婚约却经常使德·韩斯卡夫人心烦意乱，心情压抑。

因此夫人起先迟迟不做任何决定，不让那性情急躁、脾气火爆、叫她害怕的男人接近自己，也就最自然不过的了。德·韩斯卡夫人的处境并不像远在巴黎的巴尔扎克所想象的那样清楚明了，无忧无虑。只不过看上去，德·韩斯基先生的死亡使她获得了自由。实际上这一来只使她更加陷入家庭的魔圈之中。居住在附近庄园里的叔叔们姨妈们，家里的侄女们，彼得堡和巴黎的亲戚们，大家都知道夫人和德·巴尔扎克先生的这段浪漫的恋情。他们都担心，维尔肖夫尼亚的这个美丽的遗孀，德·韩斯基先生留下的好几百万的家产会落到一个法国人、一个莫名其妙地径自跑来的舞文弄墨的人手里。这人凭着花言巧语，浪漫的情书，把这富孀弄得晕头转向，失去理智。担忧使这些亲戚团结起来，其中之一立即展开行动，拒不承认德·韩斯基先

293

生的遗嘱中与夫人财产共有的条款。官司一直打到基辅，在基辅，德·韩斯卡夫人官司败诉。夫人不得不前往彼得堡，在最高法院，向沙皇御前呼吁，以便夺回她的权利。与此同时，亲戚们又从各个方面和她纠缠，对巴尔扎克尽情攻击，百般诋毁，尤其是那个臭名昭著的罗莎莉姨妈，她对巴尔扎克和一切法国人全都恨之入骨。她这样怀恨很有道理。这位姨妈的母亲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当作间谍，死在断头机下，她还是个孩子时就被关在巴黎司法部的监狱里。一想到尔采乌斯基家族的一位伯爵小姐会和红色公社的一名成员之子结婚，就使她不断发出的警告、施加的影响具有恶毒凶狠的劲头。即使德·韩斯卡夫人确有此心，她也不能让巴尔扎克此刻到俄国来。倘若突然之间，这个举止粗俗不堪、行为幼稚古怪的肥胖先生出现在彼得堡贵族圈子里，在她那些自命不凡的傲慢亲戚当中露面，只会毁了她的官司，损害她的地位，也许更糟的是，会使她成为笑柄。所以夫人别无选择，只好断然拒绝巴尔扎克前来。她拒绝得这样生硬，这样伤人，也许这只是考验巴尔扎克的依恋是否真诚，是否坚定的一种手段。

对于巴尔扎克而言，夫人的拒绝不啻晴天霹雳。作为一个幻想主义者，他习惯于把他的愿望、他的梦想一直到细枝末节全都幻想周全。他已经在准备去德累斯顿的行程，甚至都差不多已经在筹措旅费。巴尔扎克向德·韩斯卡夫人建议，如何把给女儿的财产存在安全场所，同时要使利息得到保障。他已经开始幻想婚礼，旅行，房屋和府邸。这些府邸里也许都已想好最后一幅画，最后一个器皿。如今寄来这封冷冰冰的信，只有简短的一目了然的一句话“Vous étes libre”(您自由了)以及那个赤裸裸的斩钉截铁的一个字“non”(不行)。

但是只要巴尔扎克决意要办的事，他是不会接受人家的拒绝的。他习惯于遇见重重阻力，阻力只能刺激他，提高他的力量。每个礼拜，几乎每天，他都写信向夫人进行催逼，发出请求。他向德·韩斯卡夫人劈头盖脑地发出一大堆信，保证他的忠诚，他的爱。最近几年，激情的爆发已经明显地削弱，现在突然之间，离开奈夏台尔和日内瓦之后发出的信件中的那股激越奔放的情绪和极度欢乐的心情又迸发出来。

“您不知道，我是多么强烈地依恋您。所有人性的特性全都交汇在一

294